

魏文毅公奏議(一一)
條奏疏稿附疏稿續刊







魏文毅公奏議

(二)

翊商介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魏文毅公奏議及其其他一種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魏文毅公奏議卷二

陳請撫勦兼施以安民生疏

臣昨於天安門外會推。卽聞雲南之捷。九卿科道等官。莫不舉手加額。慶皇上仁威之遠播也。十三日晚。接邸報。見諸王大將軍開復雲南諸疏。奉旨覽。王等奏進取雲南。擊敗賊衆。三路大兵。俱抵省城。沿途招降僞將僞官。並馬步兵丁甚多。具見王等悉心調度有方。將士奮勇效力。克奏膚功。有功人員。通著察明議敘。兵部知道。欽此。臣竊惟皇上德媿堯舜。功過漢唐。履信思順。以象賢。順天應人。而合道。是以當揆文奮武之際。興弔民伐罪之師。遂使蠶叢魚鳧之區。金齒繡面之地。咸角崩而恐後。並革面以來。王誠所謂兵不血刃。有征無戰者也。但李定國逃遁永昌。其勢已迫。若果悔罪來歸。不妨許以侯封之爵。儻怙惡不悛。便當窮兵追討。井底游魂。其何能久。是在皇上之折衝樽俎。決勝千里也。成都千里。號稱沃野。雲南風土亦近中華。非得重鎮。莫能彈壓。臣聞兵家之法。守門戶不守堂奧。其間分鎮設兵。控制險要。是在皇上之長慮卻顧。計圖久遠也。若夫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粵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之彥。寬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臣於順治十五年正月。有密陳進取事宜一疏。尙未詳盡。此其事關各部。宜若拯溺救焚。爲皇上惜此殘黎也。南方旣已救寧。惟有海氛未靖。流毒浙閩。然以天道人事觀之。皆其殄滅之時矣。向來督撫鎮將。優游忼愒。未見奏捷。豈控禦之無能。

耶。抑心力之未盡耶。況台州之役。已過邀皇恩。而桑榆不效。誅討無功。悉索敵賦。疲於奔命。臣竊爲諸臣恥之。更祈天語。嚴加申飭。責令督臣。會同撫鎮。詳議方略。具奏。必如何而後逆寇可滅。海波可清。效則膺破格之封。不效則治督撫鎮以無能之罪。庶行間鼓勵。積惰之氣。爲之一振。而浙閩粵東之民。有出水火而登衽席之日也。其餘曠遠地方。凡有遺寇。並責成各督撫鎮。勦撫兼施。則民生均沾太平之樂。而國家永奠無疆之休矣。

再陳末議疏

臣以庸材。拮据辦事。愧無嘉謨嘉猷。可以入告我后。然偶有所聞見。關係德政。可以見之施行者。敢不據實爲皇上陳之。謹列條於左。

一、國子監乃學校重地。實爲養育人材根本。近因屋舍傾圮。鞠爲茂草。規條不立。教法無章。其監生之在監者。落落如晨星之稀。卽各衙門歷事監生。亦有名無實。將成均之義。謂何。夫國子立名。原以教公卿大夫之胄子也。又以教郡國之歲拔諸貢。自非高賢碩德。難以爲之師長。臣以爲宜隆其品秩。久任以責成功。若海內有布衣名儒。如前朝劉因。陳獻章之流。宜令禮部。從公採訪。間拔一二。置之師席。其各衙門歷事監生。必須修復舊制。月給廩米。然後可以責其實歷。俾磨對文卷。練習政事。旣用之後。俸深有薦推知。仍與甲乙榜一體考選陞轉。則國學重。而養之有素。日收用人之效矣。伏候上裁。

一、人情樂生惡死。誰肯甘心爲盜。以蹈大辟之刑。乃近來法司審理刑名。其強盜死罪。多有永順保河等

府之民與莊頭之爲奸者。句連盜劫。良以圈房圈地之後。欲投往他方。則人不敢留。依依故土。則無衣無食。饑寒迫身。以致不得已爲盜。良可憫惻。臣請敕下該撫按。行察四府所屬州縣內。有未圈無礙官地。果可以起蓋房屋者。撥給失業之人。令得居住。彼既有棲身之所。尚可苟延性命。不致流浪作賊。以陷刑戮。至於往時內城失業之民。撥與外城官地。蓋房居住者。既經遷徙。宜爲永業。臣昨早赴衙門。行至南城公署。有百姓數百。擁臣馬首。號呼求救。云打磨廠南菜園空地。奉部撥補。住有千家。今蒙大興縣票傳。奉戶部堂牌。云係嘉蔬署司苑局種菜官地。率老人等來園察看。百姓聞圈。恐致遷徙。老幼號泣等語。臣稍加詢問。知此地住有千家。若復圈爲園圃。則流離無所棲止。請敕戶部。別踏良園。勿使小民驚心遷徙。則數千口生靈。皆邀我皇上再生之賜矣。伏候上裁。

一、上帝好生惡殺。故人皆有不忍之心。出乎性。發乎情。自然而然。非有所強而爲之也。然而風俗凋弊。則或有父子相忍之時。前僉都御史蘇宏祖。在衙門時。曾言官於福建。其地有溺女之風。養男則存。養女多溺。臣又聞江南江西有數處州縣。亦染此風。其餘他處。焉保其無。父子天性。何分子女。忍心害理。莫此爲甚。又聞四川省有一二偏僻州縣。相沿陋習。瀆亂父子之倫。及今平定之初。正可改正。以觀維新之化。請敕下各該撫按。嚴行察禁。勸諭。若有前項情節。治罪不宥。則風俗丕變。而皇上好生之德。暨於廣遠矣。伏候上裁。

一、京師根本重地。必使小民知尊敬官長。方有以肅觀瞻。而爲遠方之法式。昔孔子爲魯中都宰。男女別

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市。不二價。近見京師童穉小兒。謔詈官長。衙役通事。光棍土豪。鮮衣怒馬。揚鞭冲路。城門需索過門錢物。負擔之徒。亦所不免。大無法紀。昔明朝舊制。巡城御史。各城門俱在巡視之中。今除齊化等門。遠難巡視外。其前三門。及張掖永定等門。合無令御史一併巡視。如有前項需索等弊。嚴行究治。其衙役光棍童穉人等。如有仍前毀詈職官。冲犯不讓者。不必專送部治。係各城分管地方。卽與懲治。其文武職官。途次相遇。相讓禮儀。一併議爲定制。則貴賤攸分。而禮讓成風矣。伏候上裁。

請停東省察荒之差疏

臣竊惟藏富於民者。寧邦之要道。搜利無遺者。聚斂之小術。昔漢文帝捐除田稅。化行天下。唐用宇文融之言。檢括天下戶口田賦。百姓苦之。明定鼎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萬曆之初。已及二百餘年。弊僞百出。閣臣張居正始建清丈之議。不減額。亦不溢賦。期於利民。然不過責成各撫按。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彼時天下田畝。有熟無荒。猶且數歲而役畢。非一歲可竟之事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瘡痍未平。呻吟未息。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搖其根也。而況東省之民。困於修河。困於拉船。困於驛站。困於防海。漁網之利。亦無所獲。目今大兵征滇雲者。自南而北。勦海寇者。自北而南。其間供應夫役。轉輸糧草。徵發日需數千。收穫未免失時。官吏奔走。胥蠹侵剋。民之困苦已極。尙堪復擾之耶。然使前此未經開報。則專官往丈。或可增益田賦。乃原任巡撫耿飏。開報已盡。言者猶以爲中多虛數。百姓莫之

控告也。東省之田，卽再加句考，搜括亦無幾矣。今專官往察，雖有賢者，亦不能無擾民之事。何者？調官吏集耆老，督里保，較尺寸，道里遼闊，差役紛紜，飲食供應，風雨迍邐，果能僂般之巧，而鬼神之運乎？不能也。國賦未增，而民力已困矣。上無益於國，下無利於民，皇皇者華，遵周道而馳驅，豈所謂詢民疾苦之意耶？故臣愚議以爲察荒御史宜停止，不必復差，仍責成山東撫按官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報繳爲便，但能撫恤多方，生聚日繁，荒何患不墾，賦何患不足哉？臣因國用殷繁，前此猶冀多增賦額以濟仰屋，故未及言。今旣知其增賦無幾，徒多紛擾，而且見目下山東之民困苦至極也，竊以爲多事不如省事，愛國必先愛民，敢不仰體皇上嘉惠元元之意，敬陳區區之愚。

特籌平海事宜疏

臣聞披堅執銳，決勝於疆場之間者，將帥之事也。審時度事，折衝於樽俎之上者，廟堂之謀也。今天下大定，南北同風，區區海上遊魂，曾何足當勁旅之翦除，而坐令沿海之民驛騷不安，豈非督撫鎮將諸臣方略之不務，防維之不周乎？臣借前箸爲皇上籌之。

一則大帥宜擇也。江浙督撫鎮將，賊至而能防禦有功者，自宜破格陞賞，其汛地疏失者，酌量處分，然與其處分於事後，不若擇人於事先。督撫鎮之中，總督尤要。昨浙督趙國祚已被科臣任克溥糾參矣，其才果足辦理此也，則尙可策勵以圖後效。若其不能，旣已彰彰，不如早爲更換，以期蕩平。至於操江撫臣，倏居安慶，倏居京口，相離窈遠，終是鞭長莫及，疲於奔命，莫若擇一善水師之將，練舟長江，控扼京口，一聽

督臣節制。則操演既便。往來不勞。江中之旌旗壁壘。必然改觀。其操江撫臣。似宜只管上江一帶。請救江南總督撫鎮等官。從公酌議。無誤地方可也。

一則兵餉宜足也。綠旗兵餉之缺。至七十萬矣。呼庚呼癸。逃竄時聞。家口嗷嗷。又無月餉。前見於諸臣之奏疏者。可考也。戶部以積年拖欠抵兌。未有實濟。此猶炊沙作飯。果得食乎。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枵腹荷戈。雖熊羆之衆。亦無起色。今又發兵數萬。滿漢並下。竊恐司農益復束手。前撥未給。後撥復虛。兵饑則譁。勢所必至。臣以爲積年拖欠之賦。萬不可復抵撥兵餉。目今京師天庾充溢。積糧已多。地氣蒸溼。倉廩不敷。若將漕糧撥數十萬石。給滿漢及沿海官兵。其行糧腳價。一並撥抵。則三軍歡呼。而勇氣百倍矣。

一則困民宜恤也。沿海之民。其地斥鹵。不過以漁船爲生。然自海逆作亂以來。漁船之利絕。交易之貨息。又數被搶掠。不得耕耨。供應兵馬。輸糧送草。田賦鹽課。追迫不一。饑寒之民。奄奄待斃。重以搶擄迫脅。羣民煽惑。不得已爲賊耳。而地方有司。未聞爲之上請寬減其賦。是視民爲異物也。臣今請沿海之民。田荒者。宜減其賦。被掠者。宜免其差。爲賊迫脅。並聽自首免罪。則人心豫悅。賊黨漸可平矣。

一則委任宜專也。朝廷用賢。委任以責成功。若使之一人不得用。一將不得調。是猶縛其手足。而欲其展布難矣。平海之法。非但兵將爲要。良有司之撫綏更急。今江南之官。黜革降調。不可勝數。卽有賢能。欲爲留用。部覆亦必不准。吏治旣壞。民生隨之。往者湖南之事。若非經略用人。吏兵二部。不許掣肘。閣部洪承疇。亦豈能有所作爲耶。臣以爲沿海文武堪用者。許令總督題疏。量才酌用。或陞或補。註誤者題留。則委

任之權專而成功可期矣。

此四者今日海上之急務也。至於廈門者，賊之舊巢，舟山者，賊之新巢，欲斷賊之根株，必先傾其巢穴，欲奪賊之心腹，必先翦其羽翼。練兵足餉，整頓舟師，勦撫有並用之機，戰守有因時之權，則文武督撫鎮之事也。若復優游養寇，戕害生靈，使財賦之地，漸至空虛，則封疆之事，朝廷大法具在，斷不當爲誤國之臣寬矣。

嚴禁外官宴會饋遺疏

竊照賓嘉之禮，自古不廢，但物力充牣，則儀文相見，皆有一定之度，亦罔敢涉於愒淫，而況天下初定，民力未充之時，爲民牧者，乃奢侈無厭，始而飲食流連，繼則苞苴橫行，吏治民生，其何賴焉。臣在衙門辦事，察得禮部題覆，請嚴私交私宴之禁，以肅官常一疏，奉旨是。私交私宴，著依議嚴行禁革，如仍前違禁，私相交結，慶賀陞遷，饋送盃幣，及無端設宴獻酬，假館陳樂，長夜酣歌的，科道官卽行指實糾參，從重治罪。如科道官徇情容隱，不行糾參，一併治罪。欽此。煌煌天語，在京衙門，已懍懍知遵矣。然朝廷之法，先京師而後直省，本源既清，則外地倍宜加嚴。聞在外督撫按，初相會，有迎風一席，猶可言也。若其無故會飲，及監司道府廳官，彼此設宴，張棚結綵，叫戲唱飲，其豪縱十倍於京師，然其設宴之費，上司派之州縣，州縣派之行戶，邊陲地方，則派之衛所，備千總等官，或有全不發價者，有發價十之一二者，有上司發價，有司獻媚，絲毫不敢領者，甚而督撫道府，身爲地方之表率，公然蓄養優伶，出入無忌，或視爲心腹，因而招

搖或轉送州縣俾其作興如是情弊皆由恣情縱慾不自檢制以致蠹政害民公務沈閣相應請旨敕下各該撫按嚴行查參其生辰年節端午重陽饋送禮儀俱已經禁止而未見撫按察參豈真弊絕風清正由姑息養交所當嚴行撫按一併察參伏祈天語嚴飭或令該部並議法程以便通行各直省遵奉維謹此誠內外一體省民力而肅官常之法守也

請行發憑之例疏

臣竊思今日懲貪之法可謂嚴矣輕則流徙重則斬絞未嘗稍有所寬假也然參劾時聞逮繫頻仍而積習不改怵惕猶故豈有司盡以性命爲贅疣以身家爲草芥而甘心於嘗試大法哉蓋習俗之汙染久矣今既有大法以懲之又必有以察其隱微最苦之情而去其牢錮相沿之弊然後天下之爲吏者有以自全其生理而勉強孜孜焉以趨於爲善之路臣請得而言之自古吏治惟兩漢號稱可觀然兩漢所重者太守其丞掾以下皆自辟置未嘗有京選之事也唐之選人歲集京師然恐西京薪米之貴也而東都有選恐遠方赴都者跋涉之難也而嶺南差部官往選明初有司皆給以道里之費到任者予勘合我朝前數年有司選遠方者亦量給驛馬一匹行發憑之例是以有司尙多廉謹邇來之謁選者其自家赴京也近者已費數十金遠者二三百金遲者守候三二年速者守候一年半及至將選而投供有費畫憑有費謝恩見朝投遞報單之類皆有費其賃居房屋僱覓長班皆有費未已也凡京官中有素相認識者不可不往一見所選地方有現居京宦者又不可不往一見其往見也或用贊儀或用門包皆不能無所費

又如同鄉同年。必有飲宴往來。因而使費不貲。後來差人赴京。打點賄賂。囑託陞選。無窮之弊。其端皆自此開。卽有杜門自守者。其日用飲食之費。亦十倍於在家。緣是揭借京債。如同行乞。乃放京債者。皆係積年爲利陷人之徒。或四五十兩算一百兩。或三四十兩算一百兩。而又重加七加八之利。又有更重於此者。以利作本。謂之滾利。選官勢出無奈。與其餓死京師。且顧目下。只得託人懇求於放債者。方得許與。既到任之後。則怒馬鮮衣。持券而至。除酒食盤費外。其前銀一一付還。或那借庫銀者有之。或嚴行濫罰。多方貪婪者有之。將圖了其夙債。而不知已陷於重法矣。臣以爲欲察有司隱微最苦之情。而破牢網相沿之弊。莫若行發憑之例。凡應選官員。概在原籍。聽候吏部查明資格。進士舉人應選者若干人。恩拔歲貢。應選者若干人。先行具疏。至期照例闕選。選後發憑原籍該撫。令其轉行該府。行本官具本縣里老甘結。印信當面領給。如是則資斧之費省。奔競之端絕。朝廷之體悉。其情也。無不備至。而又無重債夙負。以困逼之。自然潔己愛民者多。而不肯甘爲不肖之行。然臣之此議。於打點讚營。買缺營陞。及走空騙詐。私投師生。認作靠山。以便於貪墨之徒。皆爲不便。而於士人節儉自愛。進身端正。感激朝廷。撫惜黎民。實爲至便。一舉而三善備。百弊除矣。然欲相沿夙弊者。必且巧爲之說曰。若不投供赴選。恐有假冒之弊。查從來吏員有假冒。正途未見有假冒者。且從里保甘結。縣府面給。焉有假理。吏員由京衙門選官者多。照舊投供謁選可也。或又巧爲之說曰。不赴部投供謁選。恐非銓政之體。然今天下初定。振飭吏治。當如拯溺救焚以圖之。而不在區區之小節。況明朝三年朝覲。有司無不到京者。本朝因天下初定。皆令代覲者齋冊。

亦未見於事有廢。今寬有司之力。以使之感恩圖報。奉公理民。豈非絕賄賂囑託。拔其本而塞其源者哉。此等弊端。百年來相沿以爲故事。若不改絃易轍。急加救正。吏治終無由清。伏冀睿鑒。採擇施行。天下生民幸甚。

行保甲以嚴防範疏

臣惟古今弭盜安民之方。無如力行保甲之法。然近日止通行於漢民村莊。而滿洲莊屯。則格格不行矣。於法固非盡一。且畿內房地。旣經圈佔。民多賃居滿屯房屋。傭工價值。遂爲保甲所不能譏察之人。此中藏奸影射。引誘旗下之人。濟惡爲盜。挾矢張弓。成羣馳驟。出入無忌。何所不至。是以畿甸近地。失事極多。向使滿洲莊屯。防範周密。漢民保甲。設誠力行。何至有此公行盜賊耶。地方官隱忍含糊。畏首畏尾。絕不敢申報奏聞。及失事之後。番役躑躅。明知其爲真盜。而懼勢不敢輕拏。養癰致潰。匪一日矣。頃閱邸報。見科臣蘭挺達。畿輔近地等事一疏。奉旨據奏。房山定興盜賊入城劫官。該地方官所司何事。著嚴察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臣益不勝駭異。夫近京縣治。有城有池。自非竄遠村落。荒涼無備者比。賊旣入城。劫官庫獄。已不可問。撫按未見奏聞。不知道府曾否申報。撫按也。鎮將有無緝捕也。欺蒙情弊。習爲故常。致使狡賊窺破官司底裏。愈肆橫行。復何所顧忌哉。去年永清縣南關失事。羣盜拒敵傷兵。猶曰城外關廂。今房山定興。竟闖入城內。則城外村疇之被劫殺者。不知幾何家。幾何命矣。若不嚴行振飭。設本塞源。盜風何日得息。民生何日獲安。卽滿洲莊屯。旗下人之被漢民引誘爲盜。以死於西市者。何日而止。臣日同刑部

大理寺核擬強盜諸案。每案之中。多至十餘人。每日之中。多至二三十起。既賊真證確。欲生之則無由也。染毫晝題。又不禁雙淚欲下矣。因念旗下舊人。多精壯慣經戰陣。攻城掠地。曾爲國家出力。或糧餉用度。不足自給。斷不能捋茶茹苦。與農夫菜傭同甘淡薄也。或耕種水旱無收。或嫖賭浪蕩無聊。而漢民誘之。餌以財力。未有不相從爲盜者。爲盜則必殺。殺一人。則壯健者少一人。雖可恨。亦甚可憫也。如無漢民通線引誘。則旗下不知失主虛實。不敢行劫。而今防閑無法。弭止無術。豈非臣下之咎哉。爲今之計。惟有仰乞天語。嚴加申飭。直隸撫按。轉行各該地方道府州縣衛所文武各官。及滿洲莊屯旗下人等。將雜居滿屯漢民。家家編排保甲。不拘與旗下人夥居散居。務要十家湊成一牌。旗下人另爲一牌。若不足十家者。四五家亦可立爲一牌。其漢人有地方保長。旗下則責成本管莊頭及撥什庫等。務要朝夕約束。互相譏察。不許無故挾帶弓箭。騎馬出屯。若有公事上京。或往某處。所幹何事。須向莊頭撥什庫說明起身。仍計其往來路程。依期歸屯。其漢人攜帶弓矢出屯者。則向牌頭地保說明。依期歸屯。敢有成羣結夥。滿漢混雜。仍前出入無忌。有爲盜賊之跡者。如係旗下人。許莊頭撥什庫。拏送刑部究審。如係漢民。許本甲牌頭鄰佑。拏送該管地方官究審正罪。儻莊頭撥什庫。牌頭鄰佑。知情不舉。事發一併按律究治。其近京三百里內各村屯內。出入雜路。盡行打牆堵塞。只留應行道路。安設柵欄。晝啓夜閉。以撥什庫等掌之。彼其白晝欲做賊。則畏伏路官兵。夜欲做賊。則柵欄嚴閉。不得飛越。而又譏察如此。其嚴家自爲守。人自爲防。自然盜息民安。漢民之奸狡者。不敢勾引滿人。而安心於務農業。滿人之精壯者。亦不至爲漢人勾引。而養

銳以待調發。又何至犯法被戮。救拔無路。使壯兵虛耗。而田業荒蕪。以傷朝廷好生之仁耶。臣極知皇上如天大德。垂念兵民。最爲篤至。畿輔根本之地。所關尤爲不小。敢不切實具奏防範之法。以爲國家足兵足食之遠慮。以絕盜賊充斥之根源耶。

請設漢官僉都御史疏

竊照六部都察院。朝廷所託以爲治之綱領也。其責任重大。維均。而臣衙門職掌。號稱繁劇。凡六部轉行各差御史咨劄。不可不詳看也。凡各督撫按題奏本揭。不可不詳看也。凡三法司核議刑名。不可不親爲審擬。而會同各部議覆事情。不可不詳慎也。若夫考覈各差。尤煩磨對。建白糾劾。須藉見聞。非得共事之賢。鮮有不溺職而獲咎者矣。查官制原有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員。今漢官惟設有左都副都。而未設有僉都。其副都又時常遷轉。以一人之身。料理諸事。精神豈能周到。往歲亦有題請者。未見銓補。臣思衙門事體重大。各部堂上漢官。俱係三員。況臣駑駘才品。尤讓於諸臣。而不及早奏明。儻公事疏忽遲誤。何能辭其咎乎。伏冀睿鑒裁定。照例添設漢官僉都御史一員。庶部院事同一例。而臣愈得同寅協恭。以效鞠躬盡瘁之義矣。

敬陳攻勦良策以靖海氛疏

竊照皇上施仁敷義。平定海內。前者滇黔梗化。負固不服。皇上奮然乾斷。一赫斯怒。天戈所指。萬里廓清。此廟算之勝。非僅師武臣力也。幅員之廣。固已直比唐虞。殷周不足云矣。蠢茲小醜。窟穴海洋。稱兵犯順。

若不急加誅討。則兵馬之騷。何日而止。錢糧之催科。何日而緩。百姓之供應。何日而息。九重之憂勞。何日而寬。此臣所以每一念及。憂心如焚。而不禁滅此朝食之思也。皇上因昨歲南征之將。敕以進勦之計。成功已在旦夕。目前大事。未有過此。臣備員耳目。肱股之末。安敢自安愚陋。而不思一竭盡其芻蕘乎。今據所見敷陳。如有可採。伏望睿鑒採納。謹開列於左。

一、急據舟山以掃賊巢。舟山地勢廣闊。與定海逼近。賊所恃以窺伺。若我兵據舟山。則賊西不敢犯台紹。北不敢犯崇明。昔明嘉靖之時。倭寇猖獗。北據舟山。總督胡宗憲督總兵俞大猷。雪夜環攻。焚其巢穴。然後倭患得平。近聞賊已率餘南遁。不煩攻擊。便可屯兵歇馬。但此地兵多則費太煩。兵少則力難支。昔秦兵攻闕。與趙奢料之曰。譬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今控據舟山。惟在擇將耳。如於諸將之中。擇智勇兼備者一人。耀兵其上。往來邀擊。而以督撫鎮船上之兵。爲之應援。使賊不敢過舟山而北。卽崇明京口一帶。俱可貼然。只有廈門孤穴。揮兵進勦。鄭逆可計日成擒矣。

一、多備火器以燒篷桅。海船勢如大樓。在海往來如飛。而我軍小船。追趕不及。然聞賊兵懦弱。我兵善於扒船。以數小船攻一大船。一夫先登。則巨船爲我有矣。但在近海處。則可若汪洋巨海之中。惟以風爲進退。其船倏忽之間。相去已絕。不相值。而大船所懼者。火攻也。昔周瑜之破曹孟德。兀朮之襲韓世忠。俱用火攻。近哈哈木梁化鳳等與海寇戰。亦以火焚其船。此取勝之明驗也。今請敕滿漢大兵。多備火箭火器等項。中其篷桅。則勢如燎原。賊命在我掌中矣。

一、嚴備廣東以防衝突。潮廣邊海之地，與福建相連。賊以海島爲家，無堅城深池可守。若攻討之急，彼必飄泊船上，或泛海至廣，出我不意。亦未可知。昔晉有海寇盧循，劉裕討之，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今鄭逆窘急，安知其計不出此。宜密敕廣東督撫總兵，嚴兵爲備，以防其北擾。備戰船於江中，練水師以備中流邀擊，勿使片帆得濟。賊進不得侵掠，退無依歸，不死則降矣。

一、嚴責總督以奏蕩平。戰勝攻取，雖師武臣之力，而運籌決勝，必藉智謀之帥。昔唐吳元濟以淮蔡拒命，諸將征討累年，莫能成功。憲宗委裴度督率李愬等，雪夜入蔡，以成厥功。今江南三省有三督三撫，又有滿洲烏金超哈大將軍及漢總兵官，其勢散而莫能統，權輒而不相下，謀算未必盡一，呼吸豈遂靈通。其中將帥富貴已極者，或黃金橫帶而不肯拚死，以殺敵狡猾多詐者，或欲畱賊不勦，以爲兵權自重之計。則皇上之焦勞，何日而已。兵將之征討，何日而止。百姓之瘡痍，何日而息乎。臣聞江浙福建一帶近海之地，人煙斷絕，淮揚之間，流離載道，誠百姓翹足引領，以望太平之秋也。更祈皇上蚤示賞格，行間文武大帥，能以首功平賊者，不惜封侯之賞，其討賊不效，則治諸臣以怠慢之罪。諸臣慕不次之賞，畏怠慢之罪，尚不盡心竭力者，未之有也。蠢茲小醜，往歲若肯勦除，何至今日十年逋遁，殃害生靈，皆由諸臣惜死偷安之故。惟申之以皇上之天威，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可以賀太平，而比唐虞之化矣。

據實條奏疏

臣等跪聆上諭，引咎自責，虛懷求言，竊念上天示儆，亢旱厲疫，災眚迭見，寇盜未寧，皆臣子不職所致。惟

有實圖省改。可以仰副皇上焦勞之意。苟有所見。何敢隱諱。但狂瞽之見。無當治理。惟皇上俯賜採擇。一律者。國家之大法。臣子所宜共守。或出或入。皆爲有咎。然律文所載。失入者。甚於失出。失出者。減五等。失入者。減三等。凡以懲酷吏也。今失出者。獲罪固宜。而失入者。反邀執法之虛名。是以官吏務爲嚴刻。請自今以後。內外問刑衙門。只以律文爲主。庶無失出失入之咎。

一、治道首尙節儉。天地生財有限。凡事節省。則不至於窮困。今皇上衣服不好華麗。光祿錢糧。又無多費。大禹之勤儉。不能過之。惟是遞年營造之工。似猶未息。夫工有必不可已者。亦有可已者。合無敕下工部。通長打算。凡係要緊工程。辦理如不急之務。卽請停止。此亦節省財之要者也。

一、建言得罪之官。蒙皇上鴻恩寬宥。嘉與維新。然使功使過。乃朝廷大典。滿漢各官。雖不係建言得罪。除貪贓壞法。及城池失守之外。豈無有懲艾已及。才堪任用。似宜敕令各該衙門奏明。請旨定奪。

一、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敕詔文武官員。見在因公誣誤。議革議降。議罰。及戴罪住俸各官。各該衙門奏明寬宥。至今半載。戴罪住俸各官。未見奏明一人。請敕吏部。速行奏明。庶於詔旨相符。

一、夾棍謂之訊杖。查得舊例。一款。犯重罪。賊證明白。抗拒不招者。衆官員立明案驗。方許刑訊。今問刑衙門。未有賊證。一概夾訊。甚而將干證不承之人。一概夾訊。嚴刑之下。受苦不過。致有誣招。請敕法司。以後如無的據。證佐。不得擅用夾棍。則問理之官。皆務爲寬平矣。

一、人命事情重大。朝廷設立三法司。欲其再三詳慎。而不敢忽也。今三法司核議。只在一處。雖不敢不虛

心參酌而事多限迫。豈遂刑無冤民。查得舊例。刑部各司問過犯人。送各道御史復審。仍送刑部。刑部再送大理寺評議。訖仍送刑部上疏。今宜令小法司。在本衙門各行詳審。然後三法司堂上官同審面議。以遵上諭。矜恤詳慎之仁。庶無忙錯之咎。至於盛夏長養萬物之時。雖係立決之犯。亦可待至秋後。又古有正五九不行刑之例。皆足以廣皇上如天之仁也。

一、盜賊竊發。征調所不容緩。但當於附近調發。如寧夏總兵劉芳名調赴江南。計程殆將萬里。行糧所費固多。又如總兵陳德經河南折車銀至四萬兩。民何以堪。請敕兵部。以後寫遠之兵。勿輕於調發。則行糧省而民不擾矣。

以上七款。謹就管見條奏。伏冀睿鑒。採擇施行。

請復八旗之科目疏

臣竊歷觀往代國家。所以長治久安者。賢才衆多而已矣。賢才所以文足經邦。武能戡亂者。教育之有素而已矣。故不特文臣不可以不學。卽古來名將。深通韜略。圖形麟閣。未有不由於學者。蓋學者所以學爲忠臣孝子也。學爲通達世務也。學爲文武兼資也。故曰。一歲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言人才之不可不教耳。教之有法。取之有制。惟經史足以廣其志。惟選舉足以明其公。惟定額足以嚴其辨。視之若爲迂緩。而其實爲國家最急之務。以臣所聞。近日旗下子弟。皆不務學。前此原因雲貴未平。故暫輟唵喔之習。嫻習弓馬之技。此強兵重武之本圖。固有深意。但旗下爲人才之根本。外而督撫道府州縣。

內而各部院寺諸衙門。需人甚多。非預養之於平日。而欲其取之於一旦。勢必不能。久之。賢能缺乏。甚可憂也。況讀書與弓馬。原不相妨。今凡旗下子弟。十日之內。令之五日學射。猶有五日之暇。可以學書也。而今皆曠業廢時。其賢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不肖者。則博奕謔笑。漸且流於頑鈍矣。臣以爲旗下子弟。願讀書者。宜仍聽其自便。但令弓馬兼習。則文武皆備。仍復往歲科舉會試之制。其武舉武會。一並舉行。俾賢才有進用之路。仍嚴定額數。不致冒濫。以是而與世襲功臣子弟。及白衣筆帖式出身者。參互用之。立一代之法。似爲長久無弊之道。昔唐太宗之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諸國。皆遣子弟入國學。陞講筵者。至八千人。自古兵之強盛。有過唐太宗之時者哉。而其加意於學者如此。金世宗之時。移刺履以女直試策諸生。稱進士。世宗大悅。豈慕其名哉。將以爲國家求真才也。皇上聰明天縱。博極羣書。猶且午夜不倦。而各衙門滿洲大臣。及漢軍諸舊人。臣聞太宗皇帝。考校培養。亦用科目。則及今作養人才。不可一刻緩者也。人才得。而國家諸事可理矣。

詳陳救荒之政疏

竊照堯水湯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補救之術也。今歲天氣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南江北尤甚。昨歲遭水。今年遇旱。掘草根。剝樹皮。骨肉相食。及今之時。而不爲拯救。使百姓流離死亡。則戶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道乎。況淮徐歸德一帶地方。其民皆長大剽悍。膽力過人。自古以來。盜賊多起於此。然民非樂爲盜也。冒法而爲盜。則

死。畏法不爲盜則饑。故其弱者甘心流離饑餓而死。其強壯者則挺而爲盜矣。設法以賑救之。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民命得延。盜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可以寬延日月者。謹條其事於左。

一、蠲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完租。凡此數處。宜令有司停止敲扑。踏勘災傷。分別荒之分數。請旨蠲免。其官員參罰亦應停免。

一、發積貯以救饑窘。荒政十二。發財爲先。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前臣考覈江寧巡按衛貞元冊籍。知有積穀及二萬餘石。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察給發。以救嗷嗷待哺之衆。其春夏解部銀。仍盡留用以濟窘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盃之粥。隨卽枵腹。其鄉村居遠者。趕趁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若投報花名。量口給散。如一人應日給一升。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稍務生理。修其畎畝矣。

一、貸官粟以俟補償。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道二官臣姚延啓顧豹文。已俱有貸漕之疏。部覆未允。臣以爲民者。食之所自出也。賑民卽所以足食。請敕總漕督令有司。不拘何項糧米。審察戶口。極貧者賑之。次貧者貸之。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補還。若有力而貸者。開造清冊。以待秋成。一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於外卽古移粟之法請救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於糧賤地方歸而減價平糴於民米價不致騰湧而民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相生貧民忍饑待斃富民安得獨享要在有司化導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冊分別褒獎嘗考明之舊典有給與七品八品冠帶者有請旨表爲義門者有豎立牌坊者有特賜敕書以獎勵之者在朝廷初無所費而好義者獲榮自然樂輸不倦伏祈敕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勵。

一、戒抑價以來外商民情熙熙皆爲利來一抑其價本境之有穀者閉糴而不出外境之與販者裹足而不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賈至日多米價日賤是在各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糴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救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貸。

一、議贖鍰以廣賑貲贖鍰積穀原爲防饑而年來民方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犯人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斗今若做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不爲例費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禱以回天意齋戒祈禱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勩但從來故事奉行或伴禁屠沽而

私飲酒食肉。騶從導引。而不肯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爲念。又何能上感彼蒼乎。宜救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雨者。時常誠恪祈禱。不得仍前視爲故事。若有此等。撫按糾參。一、勤收瘞。以廣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致於死。卽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爲收瘞。使爲烏鳶狗彘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救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卽爲收瘞。其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題請給與頂帶。待其長成。皆朝廷之戶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雨降。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敕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具於貧民。而令貧者爲之共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爲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於秋饑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凶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留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暫糊其口。以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皇五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爲利。請敕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存之鄉社。賸時糴之。貴時糴之。貸者量加耗利。赤貧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凡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皆因古人之成法。而酌以時勢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禮散利薄徵之遺意也。伏惟皇上愛民如傷。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卹之政。今茲救濟。所不容緩。伏願將臣芻蕘之言。敕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用心。戶口不至於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一日。則生民一日獲福矣。

求交泰之實政以培國脈疏

臣聞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又聞古人之言曰。創業難。守成亦不易。是以古之帝者。兢兢業業。不敢稍自暇逸。而又篤念小民稼穡艱難。至於君臣之間。動色相誠。咨嗟反覆。以丁寧之。然後順天道。合人情。垂謨著訓。以爲後世法。則至於數世子孫。蒙業而安。猶得以食其福。昔太公望之告武王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詩曰。上帝鑒觀。求民之莫。由是觀之。順人心。卽所以合天意。欲求太平永保。惟在人君修德行仁。始終不懈。以仰承昊天之眷顧而已。皇上以聰明睿智之資。無敵天下。兵不血刃。荷上天之眷至厚也。親政以來。革除弊政。愛育黎民。至仁也。當此開創方新之時。夙夜勤政。惟欲使天下之人。各得遂生復性。然而今天下百姓未盡和樂。兵馬未盡練習。吏胥率多奸欺。士風未見篤厚。賦役繁興。財力匱乏。是以勞皇上焦思。每見於詔誥諄諄也。今又天道亢旱。虛己求言。臣以爲天下未臻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膏潤於窮簷。今敕各衙門據實條奏。無不竭其芻蕘。願獻忠藎。皇上日月之照。擇其有當國計民生者。自然見之施行。而其大者。尤在一心一德。凡有大政大事。請祈召

見部院等官。如人才進退。吏治賢否。民生休戚。典禮因革。軍需有無。刑罰得失。章疏所不能悉者。面加諮詢。協於中道。獎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之風。而無上下否塞之象。若羣臣進奏。尤必求爲長久可行之計。勿爲一時補苴之謀。必共尙寬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瑣屑之計。立綱陳紀。竭智盡忠。期於軍民得所。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合人情。立大本以成交泰。此久安長治之策也。

計兵食以恤民力疏

竊照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民富則君不能獨貧。此老生之常談。而實古今不易之通論也。本朝應天順人。平定六合。凡所以優恤民生者。無不備至。故荒亡者。則除其額賦。災傷者。則免其征徭。海內元元。孰不樂朝廷寬大之恩。惟因海寇年年作亂。兵興不休。今歲司農告匱。不得已議及加派天下地畝錢糧五百餘萬。實爲百姓禦災捍患。無可奈何。非忍於朘削窮簷之膏脂也。近聞各直省百姓。莫不輸將恐後。解赴軍前。士馬騰飽矣。雖然。勉完此項。而人窮糧賤。剝肉醫瘡。其苦難之狀。有難以筆舌形容者。若年年加派。稍遇凶荒。百姓之流離死亡。豈能支乎。今順治十八年派餉已完。而康熙元年未經會計總算。皇上龍飛九五。海內翹首企足。以仰浩蕩之恩波。此其時也。伏祈敕下戶部。速爲籌算。康熙元年共用兵餉若干。各直省正賦若干。果否足用。不敷。則益之以兵部之馬價。再不敷。則益之以內庫之金帛。工部之節省。如果足用。其加派錢糧。卽應全爲停止。如或所欠止一二百萬。則應照此一二百萬之數。派各直省。不應仍取足五百萬之數也。然派餉雖在戶部。而用兵則在兵部。以後鎮守出征兵餉。不得逾於

常賦之外。是又在二部諸臣。事事會議。爲民卽以爲軍。爲百姓卽以爲國家。乃培根本而長治久安之要也。

請駐兵荆襄以防要害疏

臣前讀三月初六日上諭。內云。大兵出邊進征。直抵緬甸。疆圉底定。從此大兵得以休息。糧餉不致糜費。仰見皇上垂念兵民困苦已久。思欲立致蘇息。使共享太平之樂也。今旣數月矣。大兵未有旋歸之期。在廟堂自有成算。必將與封疆之臣。詳慮審處。而臣以爲大兵之出戍。勞苦已久。百姓之轉運。疲困已極。國家之財賦。供應已難。似宜早定凱旋之期。以使軍民歡呼戴頌者也。計吳三桂精兵不下數萬。總督提督等所領綠旗官兵。不下七八萬。何難守此一隅之地。彼李定國殘寇游魂。皇上威德遠屆。稍示招徠。必將崩角稽首。投誠納款。不則窮困之極。懸示賞格。其帳下亦必有梟其首而來獻者。無足煩當守之過慮也。土司族數不一。賢督撫善撫遇之。皆爲孝子順孫矣。故臣以爲滿洲大兵。撤回爲便。雖然。以西南滇黔川楚地方。如此其遼闊也。非有大兵鎮守。儻或戎寇生心。鞭長不及馬腹。豈長慮卻顧之道哉。臣思荆襄乃天下腹心。西連巴蜀。東通吳會。南接粵西。北達秦豫。自古爲四戰之區。三國所必爭。誠天下之要地也。方今鄖西諸山。及夔門一帶。尙有賊黨餘氛。未盡削平。伏祈擇一大將。領滿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往歲海寇入犯江南。荊州大兵順流而下。人心恃以堅定。此其驗也。故坐鎮一處。而滇黔川粵俱有磐石之固矣。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爲今日

一時之謀也。

科舉議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典章制度。審於今。驗於古。著爲功令。然後可以興起人才。垂法後世。以臣觀今日。立法改制。正其時矣。國家重典。莫如取士之法。凡天下人才之盛衰。士人學術之邪正。俱本於此。詳考古今堯舜之道。敷奏以言。立萬世求賢之則。漢之對策。最爲近古。逮夫流弊日深。而隋唐之詩賦。宋明之經義。出焉。二者皆無用之學。而詩賦之無用。外別於儒術而易見。經義之無用。內倚於儒術而難明。臣請爲陛下歷數而極言之。夫漢世取士之科。有賢良方正。有文學。有孝廉。有茂才。有辟召。其目猶多。惟辟召之士。家臣稱良。入於公府。公府稱良。入於王宮。成績可稽。不須文試。其賢良文學孝廉諸科。始雖倫等不同。而後則總歸於文試。以驗其實。魏晉六朝。雖重門地。而試策之法。兼行不廢。詩賦取士之始。史無明文。惟隋文帝時。杜正倫舉秀才。楊素試以賦銘。御史李諤論風雲月露。有傷大道。而煬帝始立進士之科。則詩賦取人。殆濫觴於齊梁。至隋而成功。令歟。唐因隋制。其初科目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天子自詔曰制舉。其後科目繁多。次遞改易。凡八十餘條。總其大綱。不出於進士明經二者。進士試詩策論。明經試帖經。進士重而明經輕。五代宋初。率仍唐制。然詩賦傷於浮靡。帖經病於固陋。識者譏之。當時救弊之術。宜進典核之策論。而退浮靡之詩賦。則作興人才。克復漢烈。王安石泥古而不知今。所立新法。以經義易詩賦。其名雖曰舉大義。明儒術。實則與帖經相去無幾。故蘇軾譏爲黃茅白葦。而行之未久。安

石亦有驅進士爲學究之悔。蘇王二臣所主之議論不同。而天資與學問正等。迨夫經義既行。而人才益落。則所見有不得不同者矣。明初因襲宋舊法。益詳密。然其時刻文未興。寡所勦竊。士子深探傳註。發明聖經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故成宏之舉業。遠勝南宋。卓然自命冠冕一朝。而棘闈去取。極重後場。是以士子留心典籍。博洽古今。理學經濟之臣。往往出於其內。萬歷之末。坊刻盛行。取士者專重制義。而二三場借以充數。士子束書不觀。惟以記誦刻文爲事。閱其詞章。尙無意義等倫。況所謂理學經濟者乎。士習如斯。其患遂浸淫於家國。夫帝王之治天下。如人有子而自教之。有田而自耕之耳。今若欲盡變取士之法。天下必朝令而夕從。然而有所不必也。就今日科目之制。略爲轉移。寓變於不變之中。而有可以大革士風。裨國是者。則莫如進策問爲第一場。論歸經傳。表禁比偶。絕蔓詞。判去四六。務明斷。以抑無用之末學。兼出詔誥題。俾士子習於典制之文。一反掌間。耳目不驚。而陋習盡變矣。何也。對策之文。非若經義。可以影響鈔竊也。卽如天文。問交食。必不可以合朔對。問七政。必不可以恆星對。問日躔。必不可以節氣對。一展卷而宿學有本之士。與浮陋不根之徒。洞若觀火。其以決人才之用。則問以經。而義理之士可得也。問以史。而倜儻之士可得也。問以六曹之務。而從政之士可得也。問以刑獄錢穀。而郡縣之士可得也。問以政事缺失。而直節之士可得也。問以勢之險要。而將領之士可得也。豈若置時文於此。雖使探精抉華。極組繪之能事。亦無以辨其日後蒞政之能否者與。三代而後。人才之盛。莫如西漢。晁錯、公孫宏、魏相之政事。董仲舒之儒術。嚴助、谷永、杜欽之文章。朱雲、杜鄴、蓋寬、饒何武之直道。黃霸、朱邑之循良。輝耀一時。冠

絕千載而皆出於對策。東漢則荀淑、張奐、皇甫規之倫，亦巍然可觀。魏晉重氏族，而對策爲具文，然摯虞、阮种之流，尙不負於詔意。惟進以門地之實，而冒賢良之名者，則其策問徒傳，而名與策俱泯焉。如文選所載，可見也。逮進士詩賦之制成，而才能對策之士始絕。今欲復西漢之政治，則先求西漢之人才，求西漢之人才，則先行西漢取人之法。行西漢取人之法，舍對策首務，其誰歸？今之科目，非無試策，特以時文既踞初場之要路，則試策卽非主司取舍之所主，非主司取舍之所主，卽非士子學問之所重。若不移置初場，其何以鼓勵天下，大正陋習乎？夫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而後行。對策之泯沒，已二千年，時文之尊重，已五百年，苟非陛下以首出庶物之才，不牽拘於嗜好，而爲天下萬世久遠之計，必不能斷然舉行，立一代之章程也。臣之進身，亦由時文。臣之子弟，各習舉業，仍此故常，於私計非不甚惜，特爲朝廷深遠大計，不敢不極陳其愚。

踏勘蝗災議

海內生靈，當兵荒蹂躪之後，骨立而存，實萬死之餘。幸出水火，登衽席，臣民胥慶。從此永樂昇平，四年以來，風雨以時，倉箱不匱。至於今歲，嘉禾壓地，行且書大有矣。而乃蝗災流行，剝食甚慘，自燕趙以訖秦晉，百姓迎蝗陣而跪禱，大聲悲號，慘苦之狀，不忍見聞。雖撫按大略奏報，例應該部差官踏勘災傷，方定蠲免分數。但所在被傷，沿數千里，非如旱澇單在一方，一踏便明。況各處被災，必不能齊。道里遼遠，部臣差官猝難徧及。小民間狼藉，有梗無穗之餘，收之無實，棄之可惜。若勉力收之，恐踏勘徒存空地，蹈冒報

傷災之罪。若概不收拾。轉眼孟冬。寒氣凜冽。並麥地不及耕種。則來歲之生意盡矣。愚以爲不若責成撫按。轉行道府。委廉幹官員。分投郡縣。節次查勘。得實確報。卽大張告示。令百姓收拾殘禾。及時種麥。不至坐拋農業。然後差官所到。采訪報部。分別蠲免。果有虛冒。罪坐所司。如此。則事約易舉。千里之間。往返不過半月耳。百姓雖無望於西成。尙可冀於來歲也。不然。蝗食已苦。殘禾在地。部查未到。坐失農時。糶糶小民。是再傷也。

墾田增戶議

當今吏治。墾田增戶爲要。必嚴立考成之法。以裕國課。以富民生。蓋國家創立大業。惟是務本力穡。食足兵強。樸者耕而壯者戰。此所以撫皇圖而跨有萬方也。乃海宇一統。民生未和。樂者以生穀之土未盡墾。而民多流離。自明季以來。各直省田地荒蕪。戶口虛耗。有司因循舊習。未能招徠撫恤。荒地之糧。旣加於熟地。亡丁之銀。復派於地畝。農民重困。地愈荒而逋欠愈多矣。況今蝗蝻流行。方數千里。民無宿儲。何以卒歲。故荒地亡丁之稅。不可不免也。荒地亡丁之開墾。增復尤不可不急也。今宜定爲程式。凡荒殘州縣。有司以到任之日爲始。查報荒地亡丁若干。歷任旣久。能開復如全盛時者爲上。立加優擢。復三分之二者次之。復三分之一者又次之。否則不得與於薦剡。僞飾者坐以欺誑。撫按疏薦。務開其實數上聞。其他郡邑之原無荒地亡丁者。不概以例賞罰。旣明勸督必力。數年之間。富庶可望。雖然。撫按者守令之表率。汰冗役以歸南畝。設牛種以貸貧民。導水利以資灌溉。省徭役以勸農桑。一轉移間。草野受福。則責成爲

更要耳。

驚聞新命難安疏

臣自蒙聖恩告病回籍。條已一載逾半。調理雖已漸痊。尙有餘恙。未能盡除。閉門靜息。感頌天恩而已。茲於七月二十四日。眞定府知府張皋謨。送至吏部咨文一件。內奉上諭。諭吏部。殫心效職者。臣子之當然。晉爵酬庸者。朝廷之大典。茲皇考實錄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其監修總裁等官。著有勤勞。宜加寵錫。監修總裁官。內大臣。吏部尙書。中和殿大學士。加一級。巴泰等。俱著加太子太傅。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尙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魏裔介。亦著加太子太傅。爾部卽遵諭行。特諭。欽此。臣於私家。恭設香案。北望九叩首。天威不遠。顏咫尺也。但念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臣不過隨滿漢諸大臣之後。珥筆觀光。智識庸暗。莫能述聖德神功之巍煥。卽歲月編紀。僅臣子職分之所當爲。乃蒙皇上睿照不遺。加此高爵。出於望外。捫心自揣。有所難安。雖皇上以臣犬馬奔走。舊有微勞。曲加恩寵。而臣涓埃莫報。不勝兢惕。伏懇收回成命。使臣得守其愚分。捐謁踵頂。難報聖恩如天之萬一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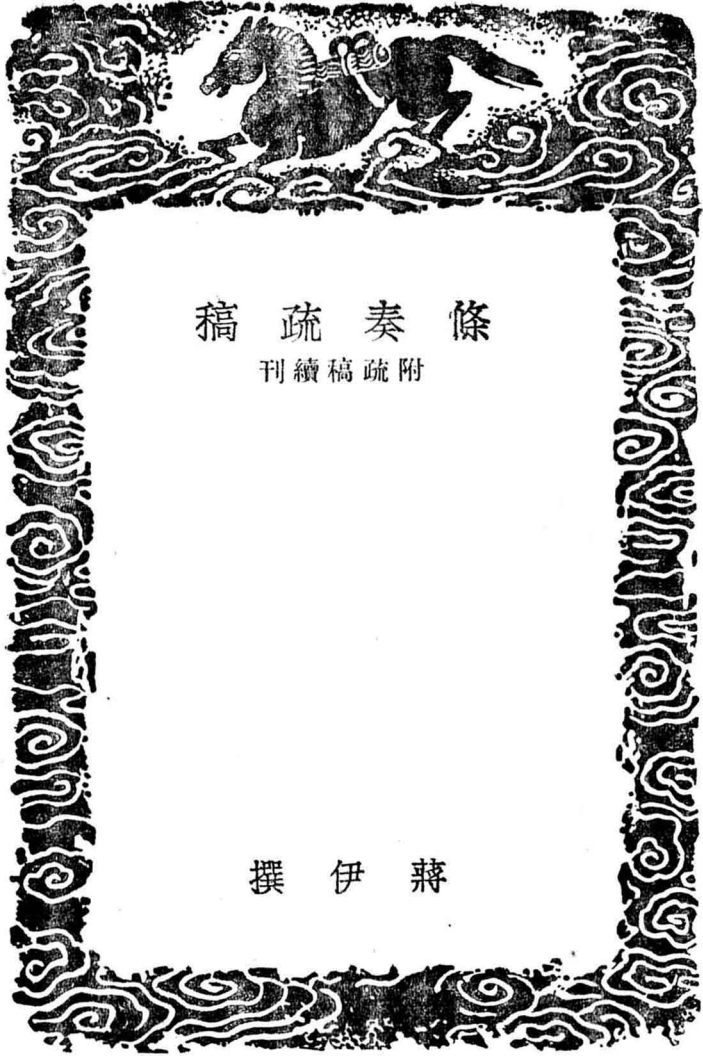
奏爲恭謝天恩疏

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典籍廳。爲傳知事。奉有御賜原任內閣大學士魏裔介日講四書解義一部。其有現任京官子弟。於明日赴內閣典籍廳親領。爲此傳知該臣男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臣魏勳。遵依領到。隨差家人賫捧。於十二月十二日。抵臣原籍柏鄉縣。臣卽跪迎。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受。念臣轉

朽庸才叨蒙聖眷。備員機密。七載有餘。於康熙十年。因病請假。恩准回籍調理。是臣犬馬餘生。皆如天浩蕩之所賜也。自康熙十二年冬。吳逆叛亂以來。我皇上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而臣抱疴田里。莫效寸籌。愧不欲生。方深悚仄。乃蒙宸衷記憶。頒賜講章。誠聖主千秋之曠典。亦微臣沒世之殊榮也。跪捧展誦。感激涕零。恭讀御製序文。有云。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大哉言乎。道統治統。我皇上固已躬集其成矣。臣本迂儒。粗知誦讀。竊見修身爲本。列大學之首章。允執其中。冠魯論之末簡。中庸言天德。而歷敍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而亟稱發政施仁。義蘊宏深。體之有要。人君爲學。原不同於儒生之尋章摘句也。我皇上知行並懋。卓絕古今。臣細釋篇章。如聆聖訓。俾臣識見開朗。詎非至幸歟。正在繕本稱謝閒。忽傳聞正殿不戒於火。臣雖跼伏。寢食靡寧。不知九重之上。當如何修省。殷憂不遑。者。伏念我皇上之一身。萬方所共仰也。勤勞固不容少懈。然必調之使適於和。我皇上之一心。萬幾所待理也。惕勵固不可少弛。然必養之弗過於瘁。今者用人行政。皆次第舉行。小醜漸次削平。尤深根本之慮。貪汙雖已察處。更嚴徇縱之條。足兵餉。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而仍勿傷乎國體。崇節儉。獎清廉。則羣工自勵。恤災荒。均賦役。則百姓自安。卽經書所載二帝三王之盛治。何難立奏於今日哉。惟是聖政彌勤。而臣不克展涓埃之報。聖學日進。而臣不能效啓沃之忱。自負罪愆。罔酬高厚。惟與田夫野老。共祝堯天舜日於無疆而已。緣序述下誠字多逾格。統祈鑒宥。俯賜全覽。臣無任悚習待命之至。

右奏議三卷。兼濟堂文集本也。四庫提要云。詹明章所編輯。夫奏議自屬史類。別集義主文詞。係分

重輕流別亦異。哀錄家往往併入文集，非古也。夫公爲昭代名臣，立朝久著風節，章奏所陳，俱關國家大體，訐謨遠猷，無不立見施行，垂爲憲典。皇朝經世文編於公疏採輯尤多，而文或少異。涿公集有江南、荆南、京師、林下諸刻，時地卷目不同，繁簡未能一致也。今按斯編所錄，崇講學、求實政、勤視朝、恤災黎、清吏治、養人才各疏，固爲開國急務，而請錄幽忠、徵隱逸以作士氣、興教化、重農功以收民心，他如銓法、財賦、軍屯、律令、錢漕諸大計，無不備列，纖悉當其時。滇黔蜀粵多方未靖，烏寇豕突，沿海騷然，條陳進取事宜，計兵食、卹民力、權勦撫、規畫周詳，動合機會，固非儒術迂疏、好議論、寡實用者所得匹倫也。康熙之初，首請駐重兵於荆襄，以握天下之樞，實得底定南服根本。公之功，詎不偉哉！雖古今異勢，限田久任之法，未能果行，而公之素所抱負，亦可想見矣。惟不載劾張縉彥、楊名高、陳之遴、劉正宗各疏，而獨載糾沈永忠一篇，與本傳事蹟不相符合，其去取雖無恩怨之私，讀史者欲求徵信，不無遺憾矣。至於人之是非，言之得失，論定自在千古，固不必容心於其間也。刻成錄公本傳於卷首，庶於事蹟可立互見焉。光緒十三年四月十五日，王灝謹識。



稿 疏 奏 條

刊 續 稿 疏 附

撰 伊 蔣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
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
皆收有此書澤古指海皆增入
熊賜履撰莘田蔣公墓誌銘指
海又經錢氏校勘一過故據以
排印

條奏疏稿

清 常熟蔣 伊莘田撰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申明五城之職掌。以清奸宄。以肅法紀事。臣惟皇都重地。理宜嚴肅。乃有無藉棍徒。勾同旗下。國門之外。搶奪公行。或以假換真。謂之調包。或割裂行囊。謂之剪綰。每乘市集擁擠之時。肆搶衣帽銀兩。間被本人知覺。惡黨卽佯爲驚問。橫身當路。而所搶之物。已展轉飛遞矣。種種不法。與盜何異。若不嚴加禁戢。何以肅清首善之地哉。臣奉命巡視中城。與同官臣席珠邊聲廷親行巡訪。嚴諭司坊官役。懸立賞格。屢經獲解在案。如卜二一起。係調包賊犯。則按律懲治矣。二小子阿長等一起。係剪綰賊犯。則咨送刑部矣。存住林三貴等一起。係搶奪賊犯。臣等公同嚴訊。供出夥賊許七等八人。因犯在赦前。則援赦發落矣。但臣等差期將竣。不及今立一永禁之法。恐奸人肆志將來未艾也。臣思司坊衙役。寥寥無幾。每舖總甲。止于一舖一人。又有鄉會科場。煮賑飯廠。修理街道公務承值。甲役空拳隻手。而惡黨實繁有徒。必得營兵番役。協力擒拿。方可使宵人斂跡。臣查京師三營兵丁三千餘名。番役一百八十名。各處汛地。有把軍。有箭手。不可謂非星羅碁布矣。然與五城衙門。初無統屬。其汛防之輪值何兵。督緝何役。曾不得過而問焉。現行事例。在京捕盜官兵人等。遇有殺人劫財大盜。始聽巡城御史指實題參。至于白晝搶奪。在該營將弁。旣無盜案之處。分營兵番役。又無緝防之專責。藉口日

城夜捕。非其職掌。遂至通同狗蔽。聽其橫行。夫當前之故縱。安知不爲事後之分肥乎。臣請自今已後。凡地方有搶奪惡棍。許五城御史移會該營將弁。查取某日某地方防守是何營兵。巡緝是何番役。立提審鞫。併五城衙門甲役。一同治以狗縱之罪。重則題參。輕則依律發落。庶輦轂重地。不敢魍魎晝現。而商民樂業矣。臣從衙門掌職起見。如果臣言不謬。伏乞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五年二月初四日題。初九日奉旨。該部議奏。

掌山東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大選竟無正途。銓法亟宜更正。以杜倖進。以重名器事。臣惟銓選者。國家之重典。用人者。吏治之大原。皇上揆文奮武。今春閩省鄉試。當此軍機旁午。猶不廢賓興盛事。皇上視科甲一途。何其重乎。獨是部議未協與情。銓衡尙應更正。如現在八月大選。知縣並無應選一人。是進士舉人。竟束之高閣矣。揆厥所由。總因未任小京官捐納知縣一項。立法未得其平也。夫分缺選授。同一捐納之人。則應分捐納之缺。而不應分應選之缺。至扣補之例。則更有不可解者。一月有一月之缺。如其規避邊缺。觀望不前。此月無捐納之人。則無捐納之缺矣。不應於來月扣應選之缺。補還捐納之人。其始也。懸虛缺以待之。其繼也。扣正途以足之。若扣補之例不改。則將來進士舉人。竟成停選之局矣。夫所謂小京官者。其出身半不可問。一旦白丁。忽膺墨綬。卽分行循序。已屬非分之榮。乃使此輩聯翩選用。遂至煌煌大典。竟無一文學進身之人。恐自古及今。無此銓法也。卽以兵餉言之。其捐納卽用知縣。約捐四千餘金。未任小京官捐納知縣。約捐二千餘金。人皆去遲而就速。去多而就寡。此項接踵

而至不但有濫名器。亦且有損軍需。平心論之。固非用人之道。亦豈籌餉之道哉。伏乞勅部持平定議。將每月應選四人。仍照部題原額。其扣補之例。亟爲停止。庶不負皇上愛惜人材至意矣。伏惟睿鑒施行。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二日題。初八日奉旨。吏部議奏。本月二十七日。吏部題爲大選。竟無正途。銓法亟宜更正。以杜倖進。以重名器事。該臣等議得。監察御史蔣伊疏稱。銓選者國家之重典。如現在八月大選。知縣並無應選一人。是進士舉人。竟束之高閣。揆厥所由。總因未任小京官捐納知縣。應分捐納之缺。不應分應選之缺等語。查定例。捐銀卽用。先用知縣用四人。用應選知縣二人。用未任小京官知縣二人。俱各分項選用。並無將進士舉人高閣之處。且分項選用年久。相應將此處無容議。又疏稱。一月有一月之缺。此月無捐納之人。則無捐納之缺。不應於來月扣應選之缺。補還捐納之人等語。查定例內。凡大選急選之缺。納銀與應選。俱分項接算選補。如此月捐納多得員缺。下月將應選者補還。如此月應選之人多得員缺。下月將捐納者補還。如不接算補還。不得一體均平。相應將此處亦無容議。又一議得。查從前知縣員缺。原俱係進士舉人貢生教習等應選之人。選授自康熙十四年十月內。會覆科臣彭之鳳條奏。將捐納先用。與應選知縣分缺選授。續經臺臣何鳳岐條奏。將應選者之缺。又分一半與小京官捐納知縣之人。且因積缺例。應補選。以致八月以後。所出大選員缺。俱選小京官捐納之人。而應選者不得選授。實屬壅滯。嗣後似應將納銀卽用之人。選授四缺。應選之人。選授三缺。小京官選授一缺。今小京官捐納知縣。旣另有分缺之例。其此項從前積缺之處。無容補還。二十九日奉旨。依後議。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賑荒已奉恩綸。救饑務期實效。謹陳賑濟之法。以備採擇。事。臣伏見皇上因江南旱荒。特允督臣賑濟之請。從此各直省被災地方。咸可推廣皇仁。將見飢者得飽。流者得歸。數千萬將填溝壑者。復登衽席矣。但救荒實政。貴得其人。得其法。則民沾實惠。倘奉行不善。與不賑等耳。從來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於聚。一聚則飢民雲集。不免有攘奪之患。且給散之時。人多而廠少。強者爭先求食。其勢不能無擁擠。而老弱之顛仆者。已十一二矣。聚數十萬人於一處。挨名按冊。非半月一月不能給發。饑民待舖經旬。不得一食。因而死者。又十五六矣。羣聚露居。疫癘隨作。病不得生於醫。藥死不得葬於不毛者。又十七八矣。臣芻蕘之見。務令縣各爲賑。而不可聚之於一郡。鄉各爲賑。而不可聚之於一城。人各爲賑。而不可委之於一吏。所謂縣各爲賑者。蓋不欲使民輕去其鄉也。民當凶荒之歲。流亡載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孥。孤踪獨逝。此散而之四方者。能保其不爲盜乎。惟諭以本處賑濟。麥熟之前。稍緩催科。則流亡日歸。使民有故居。可戀。親屬可依。一便也。捐輸事例。卽以本地之米。賑本地之人。該州縣據實數。逕申藩司。藩司逕行達部。米則貯之於倉。銀則交之於庫。無往來之勞。無車船之費。人必樂於從事。二便也。飢民聞賑濟之令。每多離鄉越井。扶攜就食。若驅逐出境。使之啼飢道旁。號寒曠野。是不仁也。如一概容留。萬一逃人混入其內。事發之日。是官與民皆以賑荒而蹈法網也。惟州縣各自爲賑。則有保伍里長。人皆識認。無逃人之害。三便也。所謂鄉各爲賑者。蓋鄉之去城也。遠者百里。近者數里。飢民雞鳴而起。枵腹入城。所仰給者。止一餐之粥。半升之粟。而生業俱廢。八口嗷嗷。不勝病矣。應令

州縣官督同紳士耆里分歷窮鄉。葺屋之中。逐戶清查。真正飢民。計其一家男婦幾口。冊上填明某里某村姓名年貌。每口給一小票。掌上另用一印記。以防其冒往別村。凡城市郊野。多設公所。屆期至廠驗明小票印記。每名給一紅籤。諭以次日不必齊赴。如一人繳十人之籤。即可領十人之食。近者給以粥。遠者散以粟。年不滿十歲者。半之。給散之時。換給一綠籤。每日紅綠二籤。循環繳給。是一家數口。止須一人奔走城市。而九人者。皆得安坐於鄉。別尋生理。不至失所。行之既久。使男女異日。而一人受兩日之食。則不致男女混雜。此法之可行者也。所謂人各爲賑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通都大縣。豈無樂善之紳士。好義之里耆。肯實心任事者乎。若一經吏胥之手。則報名有費。而所報者未必皆實戶。廩給有扣。而所廩者未必皆窮民。其侵漁者多矣。臣在康熙十年。曾賑荒於鄉。分設三廠。全活飢民之數多。而費省。城中官設二廠。全活飢民之數少。而費廣。此冒破與不冒破之別也。應令各州縣里耆。公舉紳士之賢者。分任其事。且輾轉勸助。亦可佐天庾之所不逮。已上賑荒諸法。若地方官實實舉行。或有補於荒政之萬一。伏乞睿鑒施行。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九日題。十五日奉旨。該部確議具奏。本月十七日。到部。十一月初四日。題爲賑荒已奉恩綸。救饑務期實效。謹陳賑濟之法。以備採擇事。戶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蔣伊題前事。奉旨。該部確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查得臺臣蔣伊疏稱。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於聚。一聚則飢民雲集。不免有攘奪之患。務令縣各爲賑。而不可聚之於一郡。鄉各爲賑。而不可聚之於一城。人各爲賑。而不可委之於一吏。卽以本地之米。賑本地之人。應令各州縣里耆。公舉紳士之賢者。分任其事等因。條

奏前來。查臺臣蔣伊既稱各鄉城設廠分頭賑濟。免飢民往返之苦。應令各該督撫嗣後凡遇賑濟被災飢民之處。量有益於飢民者。賑濟可也。十一月初六日奉旨。依議。各處賑濟。著該督撫地方各官。殫心籌畫。設法料理。務使飢民均沾實惠。各令得所。以副朕愛養斯民至意。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救荒尤貴得人。以仰副德意事。臣惟救荒之法。一在獎廉吏。吏之於民。休戚利病。刻刻相關者。莫如守令。如其不廉也。不能也。坐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一旦盜賊蠭起。民亦疾視其長上。而莫肯效命。如其果賢且能也。民信之必深。愛之必篤。有所勸諭。必能樂助。有所委任。必能盡力。其於民之頑良。必能洞悉。民之肥瘠。必能周知。其於給散之際。必能覈出納之奸。必能杜侵漁之弊。轉徙者。可望其招徠。拋荒者。可望其開墾。故天下無救荒之奇策。而有救荒之良吏。然欲擇良吏。必不可拘成格。蓋不專其職。則吏無以行其志。不厚其賞。則吏未必盡其心。臣愚以爲被災地方。全恃守令。平日果能清廉潔己。守絕一塵。賑濟之時。又能清查口數。按人給發。務使實惠均沾。不致吏胥剋減。恤災捍患。多方措畫。使數十萬戶口。室雖懸罄。而人慶更生。許該督撫題請廷臣。公同覈實。果係清操卓守。賑荒有法。不拘錢糧盜案。特准卽升。則廉吏益知所勉矣。夫天下之最可憐者。莫如飢民。而天下之最可慮者。亦莫如飢民。蓋濟飢民。正所以弭盜賊也。如實能全活數萬人之命。而地土不致荒蕪。戶口不致耗散。真可謂循吏矣。而猶復以考成之法限之。其何以勸天下哉。一在專責成。賑濟有方。固賴守令。然守令之廉能者。不多觀。而貪殘者。比比皆是也。捐瘠滿溝。啼呼滿路。守令不問也。上有賑貸之恩膏。欲知飢民實數。

而守令素不之究也。委之胥吏，則所賑者，又非眞實無告也。欲特遣使臣，察勘災傷，則徒滋騷擾之弊。且民情不相通，而侵漁如故也。然則所謂賑濟者，不過公文行下，造冊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與死，固不得而知也。臣請勅下該督撫，於監司府廳中，薦舉二三廉幹官員，總理荒政，分地任事。如虛報宜禁，扣剋宜禁，閉糴宜禁，攘奪宜禁，宰牛宜禁，皆其職也。令各州縣，確勘城市鄉村，飢民實數，一面賑濟，不得遲緩。一面報明冊籍，總理荒政官，據冊按數，不時親行察訪。如至某里某村，而無其人，是混開也。有其人，而給散不以時，不以實，是冒破也。卽行揭參，以爲不能撫字者之戒。如總理荒政官，不能承上恤下，反掣良吏之肘，該督撫卽行指參。務俾地方各官，實心任事，朝夕經營，視爲萬命生死所關。凡束手待斃者，皆令全活而後已。庶可仰紓皇上宵旰之懷矣。臣從救荒得人起見，伏乞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五日奉旨：該部議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民生當恤，士氣當伸，謹就耳目見聞，繪成十二圖，恭呈御覽。事。臣惟聖王之治天下也，雖當已安已治之時，必存猶溺猶饑之念，誠欲周知萬方之疾苦，而軫其艱難也。臣三年於外，凡有見聞，登之圖繪，計十二幀。第一爲難民妻女圖，第二爲刑獄圖，第三爲寒窗讀書圖，圖中情事各爲一本。第四爲春耕夏耘圖，第五爲催科圖，第六爲嚮兒圖，現在催徵不得錢糧，已蒙皇上浩蕩洪恩，仰見聖天子痾瘵至意，固已洞悉民瘼矣。第七爲水災圖，第八爲旱災圖，備荒積穀，業經諸臣會議，雖有芻蕘末議，臣亦不敢復贅。第九爲觀榜圖，第十爲廢書圖，第十一爲暴關圖，第十二爲疲驛圖，學

梭則以取數太隘。而貧士有改業之嗟。關課則以蠹弊叢興。而商人有裹足之歎。以至衝邑之轉輸。疲驛之煩苦。此皆久在皇上離照中。方今軍需正殷。臣一時未敢連章累牘。冒瀆宸嚴也。伏念皇上愛民如子。求賢若渴。鑒臣迂疎。俯賜觀覽。則四方顛連瑣尾之狀。纍纍乎如在目也。呻吟愴歎之聲。殷殷乎如在耳也。皇上一舉念間。而斯民自被堯舜之澤矣。有此繕疏進呈。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恭釋第一圖。以嚴軍政事。臣聞兵者所以禁暴除亂也。自吳逆煽禍。我皇上不得已而出禁旅。以討不庭。臨軒告誡。毋縱俘掠。重之以天語。申之以嚴綸。仰見皇上如天好生之心。真足媲美兩階矣。但新復地方。其蔓延餘逆。間存伏莽。小民心不願從賊。而力不能抗賊。始而避寇。繼而避兵。多攜其婦子。藏匿於村墟山谷之中。大兵窮殲黨類。倉猝搜致。玉石不分。遂使黃口紅顏之輩。橫罹池魚林木之殃。臣於十五年請假旋里。道經淮揚京口。見江西浙江之難民。匍匐千里。哀號乞錢求贖妻女。又於江寧省城。途遇淮安府僧人寂緣。率領難民二百餘人。募緣取贖。臣留心察訪。其被掠而已贖者。江西萬年縣徐善妻張氏等一千餘口也。其被掠而求贖者。浙江永嘉縣何君信妻周氏等二百口也。其具呈藩臬者。江西難民江廷拭。浙江難民劉佛顯等也。其募銀取贖難民妻女者。僧寂緣。武舉人王都等也。臣所見所聞者如此。其未見未聞。而流離失所者。蓋不知幾千萬矣。臣目擊領回難婦。細加詢問。皆搜之深山僻落。並非得自賊營。嚮使其夫與父之果爲賊也。卽誅鋤何恤焉。今其夫與父。間闕跋

涉儼然於通都省會之中。哀鳴道路。呈控官長。則其爲良民可知矣。古之王政。罪人尙且不拏。乃使無辜之赤子。家室仳離。骨肉分散。能不惻然軫念乎。至於某地轉販。某地寄放。一則江南青陽縣之詳文可據。一則安徽藩司之牌票可憑。臣有刊板簿籍。鑿鑿現據。非與風聞者比也。然事經肆赦之後。臣非敢咎其既往。實欲慎其將來。現今湖南粵西底定。滇黔蜀省指日蕩平。其間保無有釜內遊魂。一二依山阻澤者乎。倘一時主兵之帥。欲鼓其士卒枕戈之氣。聊假以寇盜搜山之名。則前車可監。後事當懲。臣請嗣後新復地方。責成該督撫。嚴禁搶掠。如有此等。許卽指參。若坐視不救。又從而導之。事發治以重罪。至若被掠男婦。或轉賣兵民。或寄養營署。種種不一。其從水路者。滿載聯航。其從陸路者。盈車接軫。伏乞併勅下經過各地方督撫。如遇俘掠人口。許一面截留。安頓公所。一面密奏。請旨定奪。如此。則水火餘生。得遂其母子夫妻之樂。將見天末一隅。煢煢子遺。皆慰來蘇之望矣。臣冒昧直陳。字稍逾格。貼黃難盡。伏乞睿鑒。全覽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恭釋第二圖。以慎刑獄事。臣聞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其慈祥惻怛之意。固靡所不至也。乃吏之貪者。每多以酷濟之。或以小事而收監。或以干連而久繫。夫人生之苦。牢獄爲最。方春時和。萬物咸遂。而囹圄之中。燐火宵明。盆冤曉泣。及至暑疫繁興。腐骨相藉。一交秋冬。上雨旁風。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輿言及此。殊可悲痛。而汚吏奸胥。方借羈囚。以爲貨賄之地。在小民懼一時之狂狴。而貪官操必得之金錢。甚至鼠牙微釁。擅行夾訊。株連婦女。需索賂遺。臣查現行定例。凡情罪輕。

小事件。將干連人犯監禁者。題參議處。又刑部覆臣同官程文彛一疏。奉旨。小事株連婦女。甚爲民害。著通行嚴加申飭。仰見皇上欽恤之深仁。周詳而篤摯矣。但外吏止存申飭之空文。未見遵行之實效。如本年陝西督臣哈占所參臨潼知縣錢天子一案。楊灃以資本構訟。本官不問曲直。將灃夾責。收監殞命。臣同官臣吳賽等所參。副指揮朱賜嘉。將王子強無辜之人。擅用夾拶。此非其明證乎。夫律例雖懸。而官府未嘗刊示。小民豈盡通曉。田夫野老。不能讀律。安知有例。何況望公門而色飛。對吏胥而氣喪。如閨中婦女者乎。臣愚以爲用刑衙門。應勅石禁止。伏乞勅下直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俱令立石中庭。鐫刻上諭。除真正人命強盜重情外。不許濫行監禁。擅用夾棍。及小事株連婦女。如違。按律治罪等字樣。庶使窮鄉僻邑之民。皆曉然知功令之嚴切。而武健嚴酷之吏。亦必觸目而警心。昔宋臣黃庭堅戒石之銘。至今尙勒諸公署。以勵官常。況煌煌天語。寧不足以儆貪殘。而風萬世乎。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恭釋第三圖。以重銓法事。臣聞三代之制。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誠以人材不可不愛養。而名器不可不慎重也。皇上三載一舉賓興之典。士之得列名天府者。正不知歷幾許寒窗辛苦矣。乃銓途壅滯。勢同積薪。查康熙九年。起至十八年。應選者不下二千人。每遇銓除。捐納者居十之六。應選者居十之四。按其資次而用之。非二三十年不可。縱使青年釋褐。必至白首彈冠。夫人臣進身之始。膺力方剛。莫不卓然思所表見。及至髮白齒落之時。始得循資躋級。其不爲子孫計者。幾何。

哉。大抵閒居之日長。而蒞官之日短。臣恐其身家之念重。而民社之念輕矣。此臣不得不爲人材惜也。從來親民之官。莫切於縣令。縣令賢。則一邑被其澤。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安矣。如其不賢。則一邑蒙其害。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困矣。捐納知縣。原出於一時權宜之策。乃有先用。又有卽用。更有小京職之一途。以爲終南捷徑。揆其欲速之心。莫非取償之計。此輩欲望其毋侵漁百姓。豈可得乎。古稱郎官上應列宿。而使僕吏廝養。暮給使令。且擁圭符。此臣不得不爲名器惜也。夫捐納之中。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臣請將捐納未選者。在內責成吏部。行揀選之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取其文理才幹。堪爲民牧者。照次除授。如文義荒謬。出身下賤者。給以知縣職銜。俾爲佐貳。以自效。其捐納已選者。在外責成督撫。行保舉之法。一年之中。試之政事。以觀其能。稽之操守。以定其品。如果才長守慎。許該督撫保奏。不拘資格。一體升轉。其貪殘闖茸者。亟請罷斥。如是。則銓法澄而吏治端矣。臣更有請者。現在捐納事例。止有廣西一省。而近因規避邊缺。納者寥寥。伏乞皇上立沛綸音。將知縣一項。亟行停止。其餘事例。不妨暫開。以濟軍需。是所罷者。止一時之小利。而所持者。爲一代之大體。垂諸史策。布諸四方。其關繫非淺鮮也。伏候皇上乾斷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聖心惕厲方殷。皇躬起居宜慎。謬竭愚忱。仰希嘉納。事。臣惟地震之變。史策常有。然京師根本重地。而震驚如此。則斷非細故。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人心惶懼。訛言繁興。兼之穀價日增。竊盜間作。星變於上。民困於下。臣惴惴過計。深切隱憂。伏念敬天之實。敬身與敬

百姓而已。蓋皇上一身。天地所福饗。臣民所待命。四海八方所仰瞻。不可不慎也。邇年以來。臣每閱邸抄。見時屆秋冬。皇上間有境外之巡行。雖觀風問俗。下悉民瘼。原非比於遊畋。然當地震之變。臣恐以爲此。後乘輿。必不宜遠出。方今時事多艱。羣工曠職。將士久露於邊外。而兵氣未銷。災荒疊見於四方。而民生日瘁。皇上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俾內外大小臣工。如何永絕苞苴。如何更張舉瑟。用兵之地。如何令其早奏膚功。被災之民。如何令其咸登衽席。若復涉歷郊原。萬一獸驚馬逸。非所以節勞而慎動也。皇上憂勤惕厲。並未有巡行之意。而犬馬愚忠。不得不豫爲陳情。昔漢光武帝西巡。郭憲當車而諫曰。方隅初定。車駕未可遠行。明宣宗好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臣不敢妄希古人。而竊有懷報國。迂疎寡識。然愛君之念。實出一片樸誠。伏冀睿鑒涵宥。事關聖躬起居。不敢不密疏縷陳。有此具本。密題請旨。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七日題。本月十一日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指陳六部之積習。伏乞天語申飭。痛改宿弊。以共挽天心事。臣伏見皇上因地震示異。憂勤惕厲。大小臣工。皆宜改絃易轍。恪恭寅畏。以仰副聖心。乃一人兢業於上。百職因循於下。民生有百苦而無一樂。國計有百竭而無一餘。官方有百壞而無一整。如此而謂可以回天變。致民和者。臣未敢言也。臣惟國家設官分職。外而督撫。所以統率屬僚。內而六部。所以總持綱紀。而居中馭外。六部之權爲尤重。臣嚮聞六部之事。外吏必先通之於書辦。書辦通之於掌印郎中。有一事而書辦陰主之。漢司官不敢爭者。有一稿而司官力持之。堂上官不能駁者。六部皆然。而戶部爲甚。如一案之

銷算也。每遷延以待打點之來。或咨查以待彌縫之至。其事之應准者。若打點未來。則一駁再駁。雖害民生而不恤也。其事之不應准者。若彌縫既至。則一請即行。雖損國計而不顧也。滿漢堂司。從未有大破情面。發覺指參者。豈真能風清弊絕哉。如現在會審戶部侍郎查庫。賊私壘口供鑿鑿。已有實據。此豈外吏之樂於通賄哉。勢有所不得已。而外吏亦便於營私也。推而言之。六部之事。皆難逃於皇上離照中矣。伏乞天語嚴加申飭。嗣後本部如有摘發。科道如有糾參。皇上立加嚴譴。勿示優容。庶幾積習可破。而災變可回矣。若果臣言不謬。仰祈皇上睿鑒施行。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七日題。八月十一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特參督臣縱兵俘掠。苦累里役。上悖王言。下戕民命。伏乞乾斷。嚴加處分。以飭封疆大吏事。臣惟總督一官。寄千里之金湯。專百城之鎖鑰。皇上畀以數千萬之生靈。俾司牧之任。綦重已。膺斯任者。禁暴除亂。養兵恤民。斯可稱總督矣。乃江西督臣董衛國者。殘忍成性。刻剝居心。臣親見江西難民。如安仁。餘干。萬年。貴溪。鄱陽。南城。臨川。金谿等縣。男婦盈千累百。衆口一辭。皆言俘掠之慘。係督臣董衛國導之。小民呼天搶地。泣血椎心。但九關萬里。不得一哀鳴於君父之前耳。臣又聞十四年九月邸報。見督臣董衛國具啓大將軍前。據稱督標効用遊擊周志新等。奉總督明諭。於八月二十日。率兵直抵靖安縣。逆賊戰敗。遁入高山。一股敗入南山。一股敗入北山去訖。其城外附近房內。有逆賊埋伏。急令放火夾剿。被火燒死者。不計其數。夫山之去城也。遠則數十里。近亦七八里。旣云敗入南

山北山。又云埋伏城外附近房內。賊雖愚。必不至此也。則所謂燒死不計其數者。豈非百姓乎。在督臣縱兵焚掠之罪。業自己。和盤托出矣。尤可異者。十七年。督臣出兵廣信。起南昌府民夫二千餘名。帶至廣信。久不發回。怨聲載道。此江南蘇州府同知趙森。解餉軍前。親聆目擊。本年督臣移師湖廣。起南昌府民夫二千餘名。帶至湖廣。里甲僱夫一名。計月出銀四兩。一月之後。尙未發回。致令小民倍出夫價。萬口嗷嗷。怨氣上積。江西當兵燹之後。哀鴻遍野。爲大吏者。當如何勞來安集之。乃使鋒鏑餘生。重困夫役。皇上有恤兵之實。而督臣行縱兵之私。皇上有愛民之心。而督臣行戕民之事。此寧不足以上干天和乎。伏乞皇上立賜處分。以回天變。臣與督臣董衛國素無嫌怨。事切民生。特疏指參。伏候皇上乾斷施行。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七日題。本月十一日。奉旨。該部察議具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據實指明回奏事。準吏部咨。爲特參督臣縱兵等事。勅下臣。將該督回奏情節。逐一明白指出。具題到日。再議。奉旨。依議。等因。到臣。臣惟皇上容照如神。凡督撫之賢否。靡不洞悉。如江西督臣董衛國。殘忍虐民。皇上命其軍前戴罪圖功。是聖心久已洞照矣。臣未及補參別款。止就其回奏情節。謹爲皇上詳陳之。臣於十五年春。道經淮揚京口江寧等處。親見江西難民。如安仁。餘干。萬年。貴溪。鄱陽。南城。臨川。金谿等縣。男婦盈千累百。臣細加詢問。並未言某將軍某大臣。而獨痛心疾首於督臣。衆口一詞。皆言江西禍遭寇賊蹂躪。百姓有爲賊者。有不爲賊者。總督全無撫綏。不辨民賊。每言地方無一好百姓。而盡指之爲賊。夫盡指之爲賊。則玉石不分。此俘掠之所由來也。謂非督臣導之。

乎。督臣疏稱。進勦靖安逆賊。賊雖敗遁。附近房內。仍有逆賊埋伏。意誘我兵前進。故令放火勦殺等語。臣謹一一駁正之。據督臣具啓大將軍言。逆賊敗入高山。其時逆賊盤踞龍窩大山。離靖安縣城七十五里。夫山谷之間。何地不可埋伏。而反在近城房內。此必無之事也。若言意誘我兵前進。首尾受敵。則靖安南門。是省城往來大路。不通賊巢。豈賊埋伏南關。反欲誘我兵回至省會乎。此又必無之事也。而放火燒南門。錢服六談南泉等民房百餘家。其縱兵之罪一也。據督臣原啓言。城外附近房內。仍有逆賊埋伏。並未言城內亦有賊埋伏。而放火燒城內涂家巷舒十六舒中孚舒卜九等民房數十家。其縱兵之罪二也。房內非埋伏之處。附近非誘敵之所。附近房內。其非賊明矣。卽督臣虛冒報功。謊稱埋伏有賊。當時賊既遠遁。其埋伏餘孽。何難一一搜勦。若夫民間廬舍。是百姓所蓋造。老弱所棲止。一日盡遭焚燬。計燒西門至石嘴頭。舒搏遠涂瑞叔羅煥章等民房八百餘家。又燒北門至北港。舒恒八王贊可胡春八等民房二百餘家。夫殺賊可也。放火焚燒民房。豈所以綏徠安集乎。其縱兵之罪三也。在督臣百口難辨矣。督臣疏稱。廣信勦賊。捐貲僱募人夫。每夫一名。給銀一兩。一月已滿。仍給銀一兩等語。臣思民夫二千名。兩月工食。應費四千金。若果捐貲四千。當時督臣豈肯不題明。以爲加級紀錄之地。況頻年用兵。所派民夫。不下二三萬名。派之舖戶者。爲門面夫。派之里長者。爲里社夫。工食孰不取辦於民間。而獨廣信勦賊。捐貲僱募。將誰欺乎。伏查民夫舊例。卽用兵之時。皆逐站支應。故里甲止具數日之糧。及督臣越站帶至廣信。久不發回。民夫有久戍之苦。飢寒驅迫。委頓路旁。怨聲載道。最真最確。且有解餉同知趙森。親聆目擊。至督臣

每次出師。累死民夫無數。如南昌縣三十七都二圖吳明等。四十六都三圖虎山殷民等。皆死於夫役。里社易健生、吳永吉、殷九榮、殷楚玉等。可證其轉死溝壑。而不誰姓名者。更不可勝計。督臣猶泰然以爲民心不怨。可謂良心喪盡者矣。督臣疏稱。出師岳州。部覆允動正項錢糧。僱募人夫等語。臣更不能無議焉。十八年。督臣進勦岳州。派南昌府民夫二千餘名。其南昌一縣。派夫八百名。該縣先勒取夫頭梅敬泉、陳其生、李美卿等。里社易盛、易案等。每名領銀三兩。領狀存案。民夫工價。不過紙上空言。其實皆派之里社僱夫一名。計月出銀四兩。一月之後。倍出夫價。各區里民。苦累已極。夫旣動正項。而復派里甲。是私派也。旣派里甲。而復行開銷。是冒破也。若云該縣扣尅。是失察也。軍興以來。錢糧之浮冒開銷。惟江西爲甚。夫役則派在民間。錢糧則動支正項。糜國家之金錢。竭閭閻之膏血。此其一端耳。督臣回奏。滿口支飾。而獨於此款。則曰不待辨。蓋不待辨者。不能辨也。足見其理屈而詞窮矣。臣謹逐一指明回奏。至督臣身爲大臣。而原任戶部侍郎查庫。所供董衛國餽送銀兩。鑿鑿有據。是皇上業知其行賄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科臣公疏稱。董衛國不能料理。致失民心。是滿漢諸臣。皆知其失民心矣。部駁守備宋國禎從賊一案。十五年十一月內。始行審結。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督臣卽報其金谿殺賊立功。歷奉部駁。是部臣已知其冒功矣。此皆臣無容更置喙者也。督臣係封疆大吏。不能牧養小民。致萬民嗟怨之聲。流布遠近。而回奏疏內。猶指臣爲捏款誣參。揆督臣之意。不過以身居總督。在小民必不敢執證。在有司必不敢實報。在地。方同官諸臣。必多狗庇。故肆無忌憚耳。然聖明在上。斷難逃於離照也。緣係回奏情節。字多逾格。貼黃難

盡伏乞睿鑒全覽施行康熙十九年正月初六日題本月十五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謹題爲勤撫恤以固初集之民心務開墾以收恢復之實效事臣一
介庸儒荷蒙簡拔初列清班繼登言路聖恩高厚思竭涓埃勉效一得之愚敬爲皇上陳之臣惟天下之
大本在得人心國家之大計在足兵餉而餉非民不辦必使民有餘力軍有餘糧則以制勝無難矣現在
恢復地方如江西之饒州撫州建昌廣信浙江之溫州處州及金華衢州嚴州所屬各縣陝西之鞏昌臨
洮延安慶陽等處漸次底定而兵威所過瘡痍未起臣見江西督臣董衛國一疏言贍運屯田經寇賊蹂
躪在處流亡丁佃無歸據此推之則凡已復地方其哀鴻遍野蒿萊滿目可知矣民當流離甫集豈不樂
有安居奈官吏之撫綏無術百姓之田土就荒飢寒轉徙安能保其不爲盜乎多一伏莽之寇卽少一供
賦之民夫此嘯聚之衆當王師坐鎮不過偷生山澤及至大兵調遣必致侵掠城市是地方一日不可去
兵也一日不可去兵卽一日不能缺餉雖議生議節度支亦安有不涸之府哉臣愚以爲撫民者巡撫之
職也嗣後大兵進勦新復地方宜令撫臣身歷軍前嚴戢搶掠撫綏百姓酌量地方殘破已極者題請緩
徵以勸農作或遴委才能道員隨赴軍前專責以招徠開墾其郡縣有司于受事之後果能使田畝成熟
人民復業該督撫題明註以上考久任優陞以責成功如有地土荒蕪人民離散者題參罷斥地方諸臣
在在實心任事使初集之民皆耕田鑿井懽然有固結之心則田疇日闢可以上舒國用寇盜日銷可以
量減駐防田不至久成荆棘兵不至坐糜金錢此撫恤民生卽爲養兵裕餉之本計也臣迂疎之見冒昧

瀆陳伏乞睿鑒採納施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題。十三日奉旨。該部議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謹題。爲請申嚴誣逆之條。以杜民害事。臣思奸惡不鋤。必傷善類。值今民生困頓之時。地方官吏更宜加意撫綏。乃有奸民夥告。或修小怨。或瞰殷儒。每借叛逆裝頭。誣善良。刁惡之風。長此安窮。其在不肖有司。樂借烏有之詞。指爲可居之貨。株連蔓引。非刑拷訊。卽至水落石出。審虛反坐。而良民之膏血。半銷竭於官吏之篋篋矣。臣近閱邸報。見川湖督臣蔡毓榮所參樊司鐸一案。則因黃鏡拾獲廢札。誣砌多人。河南撫臣佟鳳彩所參徐上登一案。則誣報張寶謀叛殺擄。該管官公同研訊。悉屬子虛。此其明證矣。臣查反坐之條。遇赦不宥。定例甚嚴。而奸惡之徒。依然弁髦國法。伏乞敕下各直省督撫。申嚴誣逆之條。通行曉諭。如有首告通逆窩盜等情。應赴該地方官告理。不許越訴將弁衙門。其承問官。卽應立提審鞫。刻期定案。不得耽延時日。以來賄賂之門。不得牽累無辜。以擾耕桑之戶。重懲一二誣告之奸徒。卽保全數十輸租之赤子。臣更有請者。貪吏受贓。業有常刑。嗣後如借叛逆爲名。枉法受贓者。應加等治罪。其于今日之民生。未爲無補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題。十三日奉旨。該部議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本年白糧旣報徵收。將來折價未可懸定。伏乞勅下總漕該撫。每年臨期確定時價。庶上不病國。下不傷民事。臣惟白糧一項。徵收本色。則有一定之額。編旣經改折。則當權衡米價之貴賤。以爲增減。如米價貴。自應議增。以濟軍需。如米價賤。亦應議減。以寬民力。

臣查順治十一年以前江浙二省米價日貴。部議將每年白糧改折十萬餘石。每石折銀一兩五錢。順治十二年每石議折銀二兩。其時江浙米價踴貴至二三兩不等。故所定折價甚得其平。初不料後之貴賤懸殊。一至此極也。然觀其貴可以增。則知賤亦可減。因時損益。原非執爲一定不易之額。近年江浙米價不過五六錢上下耳。自皇上全徵本色之後。民命得以少甦。今因軍需浩繁。將江浙二省運送白糧。共正耗米三十八萬三千六百二十石零。暫爲改折。而仍照順治年間貴米之價。每石折徵銀壹兩伍錢。臣近閱總漕臣帥顏保覆疏。知本年起運十四年白糧。已報徵收本色。而部議下年俱行改折。臣不知將來年歲之豐歉。可預卜乎。米價之高下。可懸定乎。倘仍如近年米價止於五六錢上下。而又加以起解槓費。是使小民以三四石之本色。完一石之折徵。百姓剝肉難醫。則逃亡可慮。官吏追呼無術。則逋欠愈多。皇上愛民如子。諒數千萬鞭笞敲朴之聲。皇上必不忍聞也。數百千賣兒鬻女之狀。皇上必不忍見也。臣恐以爲折徵之價。每年應先將一半派入條編。一例徵收。其餘則俟秋穫之期。聽總漕該撫確定時價。題請增減。穀貴則國家收折徵之利。穀賤則小民亦免倍徵之苦。夫米價貴賤。萬耳萬目所共聞共見。在總漕該撫身爲大臣。旣可以寄千里之金湯。可以司百萬之錢穀。斷未敢任意低昂。以欺朝廷者也。況現在直省供應大兵糧餉。一應米荳等項。俱照時價銷筭。出之于官者。旣可隨時增減。徵之于民者。獨不可因時酌定乎。臣從國計民生起見。冒昧瀆陳。伏乞皇上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五年二月初四日題。初九日奉旨。該部議奏。

莘田蔣公墓誌銘

癸丑春闈。予承乏典試事。得士百有五十人。而所爲風裁。姱峻者。維常熟蔣君莘田。君由臺班遷外秩。歷任中州學使。不幸以勞瘁卒於官。卒之日。遺命孤陳錫。必丐予言志其墓。是則君之拳拳於予。直至瞑目時猶然也。而予亦惡忍辭之。按狀。君姓蔣。諱伊。字謂公。別號莘田。繫出東漢九侯之裔。晉咸康中有秀亢者。以平吳功。封常熟侯。則始祖也。自秀亢後。代有聞人。傳至南陔公。諱棻。以丁丑甲科。任南海建安令。有惠政。晉儀部主司。是爲君考。生三子。君其季也。君生而聳秀。骨相異於凡兒。年十四。補博士弟子。遂有聲諸生間。顧乃困於場屋。則益下帷攻苦。大肆力於羣書。而其學以就。丙午。魁鄉薦。癸丑。成進士。比榜放。卽上所著玉衡臣鑒二錄。有旨留覽。時君已頽然。負公輔之望矣。是年四月。選授庶常館。試之文。爭相傳誦。乙卯秋。散館。特授臺員。蓋重之也。八月。補侍御史。巡視中城。君感激知遇。多所陳奏。如清六部之積習。減白糧之直。嚴誣逆之條。與夫勤撫恤。務開墾。賑荒濟飢等疏。皆切中機務。至於彈劾大吏。略無回撓。一時有真御史之目焉。丙辰。移疾歸里。己未。補廣西道御史。時吳逆鷓張。征調四出。哀鴻遍野。君乃草四疏。繪十二圖。親詣御前上之。其圖曰難民。曰寒窗讀書。曰廢書。曰水災。曰觀榜。曰衝驛。曰旱災。曰鬻兒。曰寒冬狂狴。曰暑月囹圄。曰暴關。曰春耕夏耘。曰催科。圖各爲幅。曲寫民間疾苦甚悉。上覽之動容。八月。復應宜詔。上三疏。庚申秋。又上大選正途一疏。自是直聲震海內。而忌之者亦起矣。辛酉春。得旨外轉。壬戌。奉命

參藩粵東。粵東當兵燹之餘。供億煩苦。胥蠹倚爲奸弊。民不聊生。君至。則禁陋規。革羨耗。撥支給。除差徭。獨滌煩苛。與民更始。粵人便之。尋以才望署藩篆。宿寶畢清。而不名一錢。又爲之建義學。設書院。集諸生。課肄其中。嶺南之文教一振。無何。有視學中州之命。君毅然曰。此吾事矣。於是星馳抵任。嚴飭各屬。修葺費宮。及先賢祠墓。頒條教。崇經傳。倡明絕學。以端士習。而正文風。諸所獎拔生童。悉皆寒雋。一切竿牘絕響。河朔伊洛之間。彬彬郁郁。實君之功也。丁卯春。巡校至大梁。忽舊疴舉發。遂以不起。聞者悼之。君生於崇禎辛未二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二月初一日。享年五十有七。有文集若干卷。行世。娶毛氏。孫氏。子二。一陳錫。乙丑進士。一廷錫。太學生。女四。並適望族。孫三。幼。君少負大志。動以古名臣自期。當其翺翔臺諫。天下想望其丰采。不幸中道沮抑。一麾萬里。遭迴於蠻煙瀨霧間。雖量移內地。庶幾以文章圖報稱。而中多牴牾。常鬱鬱不甚得意。卒之官不過監司。壽不滿花甲。一旦溘然歸于泉壤。豈不重可悲哉。君生平見義勇爲。如恐不及。瑰琦卓犖之行。不可枚舉。而於師友一倫。尤特爲加意。以力矯世俗澆薄者之爲。卽予丙辰被放。憂患嬰纏。君聞之。未嘗不太息飲泣。語所知曰。非敢阿好。爲斯道惜耳。夫以予之不肖。而君顧猶惓惓不釋如此。則生平之篤于行誼。爲何如也。嗚乎。今已矣。九京不可作矣。予乃揮淚而爲之銘曰。嶠爾之操。凜於介石。嶷然之概。瀕于易簣。皎皎者污。稜稜者折。柄鑿齟齬。咄哉誰惜。汲黯坎珂。賈生擯斥。千古同悲。請觀去迹。余亦罹憂。奄奄落魄。歎息斯人。銘茲幽窆。通家友生。熊賜履拜撰。

條奏疏稿續刊

救荒第三疏

題爲請緩催科事。臣伏見皇上視民如傷，痾瘵念切。今歲江西江南舊欠已蠲，已緩。雖堯咨舜做，何以加焉。況軍需孔棘，誠難一蠲再蠲。一緩再緩。奈目前事勢，有萬不能不陳請者。去年亢旱，飢民尙有草根可食。樹皮可食。今則萬樹無皮，千村皆赤矣。且倉廩空矣，山澤竭矣。民之窮困，如衰老之人，血氣既竭，而疾病連綿，其能支乎。有司憚於考成，悉索敝賦，敲扑之下，塔前兩血。田野之間，赤土乾封。竊思糧從田畝而出，田待人戶而耕。苟秋成失望，小民呻吟轉徙，方救死扶傷之不暇，而何能辦額賦哉。嗟此飢民，有胥無半菽，而頸囊三木者，既乏衣食之資，又無室家之戀。旁有追呼之擾，上有箠楚之殃。其肯枵腹以待死乎。唯有鳥驚獸散，逃竄山谷而已。及一聞皇上賑濟之令，卽欲歸尋故業，而足方入境，身已繫於桁楊。究使待賑之飢民，其勢不盡歸於逃亡不止。逃亡日衆，則田土日荒。是因早半載之催徵，而反悞數年之額餉也。伏請皇上特沛隆恩，將被災地方十九年地丁錢糧，暫緩至六月開徵。臣非不知軍興未息，需餉萬分緊急。但催科不緩，則流亡不歸。崔徵之吏，不能向無人之土，而嚴事誅求。子遺之民，萬難視他人之瘡，而代爲剜補。經徵者，點金無術。督催者，呼癸無靈。究何補於兵餉哉。孰若稍緩須臾，則土著者皆安土，而重遷流移者亦思歸而復業矣。臣從民生起見，伏乞皇上睿鑒，採擇施行。

救荒第四疏

題爲請通商賈以裕農興工作以助賑事。臣惟救荒之法。一在通商賈。皇上深仁厚澤。賑濟飢民。所全活者。已不可勝數矣。但太倉有限。而飢民無窮。全賴鄰省隔屬米穀灌輸。庶飢民不致乏絕。邇年以來。各關私加額稅。有增至六七倍者。小關私柵。巡船白役。紛然擾民。昔之抑末以重農者。今且病商而困農矣。現在賑荒事例。其捐納銀兩。勢必轉糶他處。一升一斗之粟。皆飢民性命所關。何堪暴關橫征。因此一方民也。凡賑飢米穀。應令地方官申報督撫。所過關梁。驗明印信文書。不得羈留。其商賈市糶五穀者。所收之稅。悉遵舊額。不許設立大單小單等項名色。私徵厚斂。則商賈通行。飢民雖缺食於本土。而可仰哺於他方矣。一在興工作。昔宋臣范仲淹之救荒也。整理廩倉吏舍。日役數千夫。使飢民皆得藉傭作。以仰食公餘之財。不致轉徙溝壑。此濟飢之一法也。今各直省地方。保無有城隍傾塞者乎。橋梁馬路。保無有未葺者乎。漕渠水利。田畝圩岸。保無有未治者乎。令有司巡行原野。應修者修。應濬者濬。應築者築。少壯有力者。計其傭與粟。較老弱倍之。工集而費省。則國家之金錢。不致虛擲。而人得有所資。以自食其力。將見壯者之散四方者鮮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救荒第五疏

題爲請廣仁政事。臣惟天之生此民也。凡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者。皆皇上之赤子也。聖人在上。必思所以安全之。現在各地方飢民。流離載道。宿露餐風。疾疫之死亡者必多。則病坊不可不

設也。幼孤之遺棄者必衆。則遺嬰不可不收也。鳩鵲在望。孳孳日繁。則齒骸不可不掩也。昔宋臣趙抃之救荒也。擇公私廬舍。設立病房。俾男女異室。以處疾病之無歸者。委謹厚之人。視其醫藥飲食。令無失時。道棄嬰孩。使人得收養之。死者使所在收瘞之。今不可做而行乎。宜勸諭地方富室。有能以醫藥濟活十人以上。收養小兒五口以上。擡埋遺骸二十軀以上者。地方官給匾獎賞。其有全活至百人。收養至五十口。埋葬至二百軀者。驗實具申督撫。彙名題請。量給頂帶榮身。庶疾病得生。幼孤得養。暴露得藏。此亦仁政之大也。更有簪纓之寒裔。甕牖之貧儒。居遠仁者之鄰。名逸飢民之籍。寧甘餓死。而不肯報名就食者。在地方官悉心體訪。量助錢米。則繩樞之士。皆不至束手待斃矣。臣聞救荒如救焚。蓋數千萬人之呼天而泣者。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已上五本。伏乞皇上勅部速議施行。

恭進玉衡錄疏

奏爲恭進萬世玉衡錄。仰資聖學事。臣惟古今之道。詳於經史。義取鑒觀。事存懲毖。此聖王之所以必務多聞。必師往訓也。臣草茅賤士。不揣固陋。上自唐虞。下迄明季。恭纂成書。分爲法戒。其可法者。皆哲王之憲典。次亦蓋臣之訓辭。其可戒者。皆歷代之覆車。實爲千秋之殷鑒。敬列六十四條。都爲四卷。迹其治忽之故。用尋得失之原。自古國家。無不以敬勤而興。以宴安而敗。以尊賢納諫而昌。以信讒殖貨而替。以愛人節用而民安。以繁刑暴斂而民困。按之則一毫不爽。推之則百世可知。稽古以驗今。因人以脩己。則高深之助。或少資於山海也。臣謹具疏。進呈睿覽。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恭進臣鑒錄疏

奏爲恭進臣鑒錄。以勵臣工。以光聖化事。臣惟人臣報國。賴有文章。百世勸人。必資書籍。竊觀古今以來。凡忠君愛國之臣。無不身膺顯爵。世享榮名。其奸貪回遁之臣。罔不躬蹈譴誅。慚貽簡策。臣謹分列勸懲。編爲二十卷。勸部七十二類。懲部五十類。前列事實。後載格言。使忠臣孝子。益勵於設誠制行之端。碩士端人。亦可爲寓目警心之助。皇上不棄菲葑。頒之剗剗。俾天下之學古入官者。聆芳規而興起。則實心善政。有以報君上之知。覩覆轍而感悔。則迪德省愆。有以收桑榆之效。其爲世道人心計者。不止在一時也。臣草野新進。罔識忌諱。繕疏進呈。伏乞睿鑒施行。

請撤駐防滿兵疏

題爲敬籌節省兵餉之源。請酌駐防緩急之道。以裕軍需。以甦民力事。竊惟治天下之大端。國計與民生而已。方今征討四出。兵多餉絀。仰屋持籌。不得已而議生議節。但國體所關。民命所繫。固已生無可生。節無可節矣。臣再四思維。有一兵。卽有一餉。而省一無益之兵。卽少一必需之餉。現在用兵地方。勦禦兼施。請兵增餉。萬難節省。至腹裏無事之地。如江南蘇州一郡。初設蒙古滿洲披甲。繼調京口防兵。臣從兵餉起見。以爲此一郡者。地非巖疆。奸無竊發。以言乎濱海之區。則崇明有提督矣。吳淞有提督矣。以言乎上游之勢。則京口有將軍矣。江寧有重兵矣。本地防禦。現有經制舊額。又何事多此一旅。空糜芻糧也。況江南六郡。自皇上緩征減賦之後。無不仰感皇仁。比年以來。鄰省雖有震驚。吳民帖然寧靜。臣係本地地方之

人故於地方形勢籌之最熟。民心愛戴知之最詳。該撫臣馬祐在閩逆初變之時。人心風鶴。不得不請兵坐鎮。今則浙東漸次底定。閩寇不難蕩平。而內地州縣依然養兵不用。此所謂以不生不息之財。供不耕不戰之兵。古今之通病也。該督撫身在地方。諒必有確見。或以業經題請。不便遽議更張。臣請勅下該督撫酌量時勢。地方果否平靜。駐防果否可緩。經制舊額果否足供防禦。如遇他處進勦。卽令移鎮。肖內地之駐防。則可免禁旅之調發。此亦節省兵餉之一端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睿鑒施行。